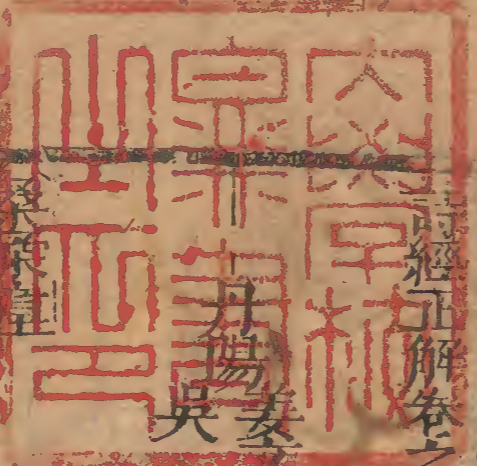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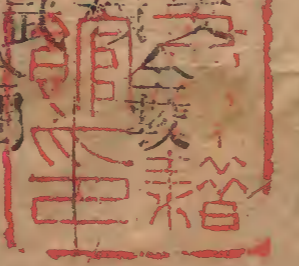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大雅



吳 荃 蘇 右 董 輯

淺草文庫

勇 吳之璋 意玉 全閱



字 桑 芮 伯 刺 厲 王 也

全通詩大意反覆刺厲王用小人以病民也首四章是著民病可憂而徵諸
征役之怨詞下是詳舉措失宜而歸諸小人之病民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
是篇綱領折言之一章嘆民病之可憂二三四章述征役之怨詞以見民
之病也五章言用賢可以已亂六章言世亂而君子不樂仕于朝七章言天
降亂無已雖田野亦不能自安八章刺王不能擇相而任小人九章并刺在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大雅

深柳堂

言○樂○下○解○
位○之○不○善○也○十○章○刺○人○君○用○愚○人○而○拒○諫○十○一○章○刺○人○君○用○忍○人○以○致○亂○十
二○章○言○君○子○小○人○趨○向○之○異○十○三○章○刺○王○之○用○貪○人○以○致○亂○十○四○章○言○其○言
之○可○聽○而○小○人○不○見○聽○也○十○五○章○言○小○人○情○狀○之○可○惡○雖○皆○反○覆○以○責○小
人○寔○所○以○深○怨○用○小○人○者○之○非○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
莫○此○下○民○不○殄○心○憂○
倉○兄○况○填○兮
倬○彼○昊○天○
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悅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
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瘳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
今姑闕之倬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
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
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
虐以敗其成華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陰而受其病故君子

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

合○參○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若○謂○王○業○之○盛○衰○生○民○之○休○戚○係○焉○我○周○昔○時
可○謂○盛○矣○而○孰○知○今○日○之○衰○乎○彼○菀○然○茂○密○之○桑○柔○方○其○未○采○也○其○陰○無○所
不○徧○及○其○將○采○之○也○枝○葉○忽○然○而○殘○所○謂○無○不○陰○者○安○在○哉○我○周○當○文○武○成
康○之○盛○天○下○皆○蒙○仁○覆○之○澤○亦○猶○桑○之○菀○而○侯○甸○也○今○王○室○忽○焉○凋○弊○民○失
其○陰○而○受○其○病○何○異○桑○之○將○采○其○劉○乎○我○也○感○斯○世○斯○民○之○亂○憂○之○而○不○絕
于○心○悲○憫○之○甚○而○至○于○甚○病○也○寧○不○訴○于○天○乎○倬○然○昭○明○之○昊○天○民○之○安○危
無○所○不○察○者○也○胡○不○矜○我○之○窮○輔○危○而○措○之○安○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追古而傷當世之衰下則憫今而致訴天之意也以桑之
始盛驟衰比周之昔隆今替有忽焉之意桑柔二字最妙周家忠厚培植所
謂以柔道治天下也以下文炤之當是征討不形于四方而師濟諸賢相與
愛養于下國故曰其下侯甸將采其劉分明指下貪人剝民財戕民命甚楚

生而甚首斬其澤故曰瘼此下民不殄二句緊頂一瘼字來填滿也積
也。瘼見治亂安危無不昭察意我矜非但望其矜已實望其憫民窮也民
瘼之可矜備在下一章

四。相。靡。有。黎。具。禍。以。燼。叶谷

於。相。靡。有。黎。具。禍。以。燼。叶谷

賦也。燼。年。俄。滅。黎。具。也。謂。其。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

厲王之亂。天下。無。從。不。息。其。既。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

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合。參。然。民。之。受。病。觀。于。征。役。者。之。怨。詞。可。見。矣。其。詞。曰。吾。王。以。好。大。喜。功。之。

志。而。肆。其。窮。兵。黷。武。之。威。四。牡。則。騶。駟。而。壯。盛。旗。旄。則。有。翻。而。飛。揚。東。征。西。

討。兵。革。日。興。禍。亂。之。生。也。亦。何。能。有。定。乎。自。四。方。之。國。言。之。則。無。一。國。而。不。

淪。胥。以。滅。矣。自。四。方。之。民。言。之。則。民。靡。有。黎。無。不。具。禍。以。燼。矣。夫。國。滅。則。屏。

翰無資民燼則守國無本於乎哀哉國家之運至是危蹙而不能以久存矣
析講此章上六句述民之苦于征役下嘆國運之將亡也四牡二句總見征
役不息有耳聞目見無非厭苦之意騶駟馬行之貌言其常行不息也旌旗
止則納之歿中言其行而翩翩亦是在路不息亂生根此說不夷言無平定
之期也靡國句對民靡二句國指諸侯民指百姓國滅民燼總見亂生之不
夷也燼者遭禍而喪亡如火滅而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
耳末二句承國與民說國步以王室之氣運言國運之所以隆長者以四國
定而萬民安也國泯則藩籬撤民燼則邦本搖國家之氣運安得不日蹙乎
哀國運之蹙便是征役者哀之勿依輔氏作君子哀。朱氏曰車馬之盛旌
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籥而欣欣
有喜色或疾首蹙額而相告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
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可不以挈矩為心哉

詩經卷之三十五 大雅 三 朱氏曰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兩反靡所止疑音吃叶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其

反誰生厲階叶居至今為梗音鯁叶古黨反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

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

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合參夫征役不息以致國運將蹙嗟哉其可懼乎天誠厭棄斯世而不我養

矣故我欲有所居以圖安則所遇皆窮而居無定所也欲有所往以避患則

舉世皆亂而往無所適也民病一至于此是必有以致之者矣意者君子之

有爭心故相激以成天下之變歟然君子秉持其心每欲和平以養天下之

福初不欲爭競以啓禍也不知誰寔生此厲階至今為民之病而使之無所

定無所往若是乎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已遭亂之極下則答其致亂之人也蔑資將蔑而可咨

與也天不我將為國步將危也此亦無所歸咎之詞儀禮註疑立正立自定

之貌蓋人有疑則徘徊而始定也內無以自安外無處可往幾無所逃于天

地之間此正見其不我將處君子寔維四句只借君子作轉語而歸其亂本

于王此君子泛指在位欲安民者言競者亂之階也意氣之戈矛轉深殺伐

在位諸君子雖或激于忠義而稍有爭心未免與小人為敵往往釀成禍亂

程伊川所謂新政之行亦吾黨激成之是也無競大意謂洞觀天變人離之

際似有從中構煽之人而微察端委始末之由豈是吾黨激成之過則非君

子之有爭心也此其厲階必有所以釀成之者矣末路將言王用小人致亂

故此又先說與君子無干又若佯為不知也者而曰誰益以吸起一篇之勢

說通下四句窮亂本也曰君子寔維秉心無競財當時有言致亂自君子

者矣厲階暗指厲王用小人曰至今追其始以咎之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音怒叶暖自西徂東叶音靡所定處多

我觀瘠民孔棘我圍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儻厚覲見瘠病棘急圍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合黎夫國之危亂如此。是以我也。憂心慙慙。念我土宇而懷歸之思。益甚切矣。所可傷者我之生也。當此不辰之時也。逢天之憚怒。是以便我離其室家。而自西徂東。靡有定處之若是也。有飢渴勞勤之苦多矣。我之見病乎。有鋒鏑死亡之憂急矣。我之在邊乎。有人心者。何忍使我至此極哉。夫征役者之怨詞如此。則國之亂而民之病也。從可知矣。

析講此章上一句是動故土之恩。下是傷征役之困。憂心慙慙。承厲階來土字。征役者之家鄉也。居邊陲之苦。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客之勞。則有故鄉之望。故曰念我土宇。我生六句。一氣滾下。總是憚怒之寔。不辰非生時不善言不幸。生于此時也。周都于西。師由西往。故曰自西徂東。正指繼後。言天怒

于上民困于下。今之見病者有矣。危急者有矣。而飢渴勞勤之駢集。鋒鏑死亡之日。戒則我獨多。而我獨棘也。曰多覲非一事也。曰孔棘。刺不保暮也。土宇之念。何能已。已合上二章。總是下民之瘼。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章。雖皆征役者之怨詞。然四牡章。要其禍亂之終。國步章。原其禍亂之始。至此章。則情愈切而詞愈哀矣。

為謀為茲必叶音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

載蒼及溺學叶奴

賦也。甚慎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執。手執執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執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合黎夫國亂而民病如此。而所以致之者。亦王之不用賢故耳。今觀王之所

爲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則非惟不能反亂而爲治，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我告爾以禍亂之當憂，而因誨爾以序爵辨賢之道。蓋以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也。誰能執熱而不以濯乎？誰能已亂而不以賢乎？既不能用賢，則無以更化。又何以已亂而善其國哉？但相與以入于陷溺而已矣。此賢之不可以不用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指其生亂之由，下是告以止亂之道。總重在用賢上。首二句只引起下文，註中不以其道，卽以不得用人之道看。正與下誨爾序爵相反。但且渾言爲謀爲恣，非直謀恣也。謀不得其道，則妄議反足以溷明。如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是也。慎不得其道，則猶豫反足以撓斷。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是也。爲謀爲恣，明是與小人謀之恣之故。適以長亂告爾二句，勿平憂恤以亂之當憂而言。如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國步斯頻，皆是然已亂莫如序爵。故誨之序爵，量材度德，簡賢黜不肖，使稱其爵之意。

重在擇相上說。一序字見爵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與以私也。如智者決策于愚，人賢士程能于不肖，可謂序乎？誰能二句，言必用賢方可止亂也。此時此着至要至切，如救焚然，故以執熱喻之。此二句須以正意用在頭上方是賦體。其何二句傷其不能用賢以已亂也。

如彼遼風叶孚音反亦孔之優音反愛民有肅心音反并音反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遼，鄉愛也。嘒，肅進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遼風之人，嘒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合參夫用賢可以已亂，如此奈何？王之不能也。賢者豈肯爲之用乎？故君子視王之亂，悶然如遼風之人，嘒而不能息，蓋憂亂之極而不覺其抑鬱之甚。

言經正解 卷之三
者矣。當時雖有切于救亂欲進而任其責者，則皆使之曰：世亂矣，非人力所能及也。汝之欲進，何爲哉？曷若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蓋稼穡雖勞也，然勞于其前，而可無辱于其後；是仕進非實，稼穡誠維寶矣。代食雖窮也，然窮于其身，而可無憂于其心。是祿食非好，而代食誠維好矣。夫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而賢者皆不樂仕于其國矣。將誰與共理哉？析講此章上二句，嘆時事之可憂，下言不仕之本意。承上言王不用賢，則賢者亦不爲之用。此時事之甚可憂者，故擘頭便說如彼。邇風明是詩人自謂，非另有君子憂之也。鄉風之人氣，嗚而不舒，往往不能喘息。詩人自言憂亂之深，其抑鬱之極，如此。民指君子之未仕者言，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撥亂意。世亂已極，孤忠莫救，故曰不逮此。以下皆賢者同類相使之言。好是二句，一串意。民指野人言，在朝則有祿食，而今稼穡以代之，故曰代食。末二句，惟上二句意。曰實曰好玩，註兩句都在勞而無患上說。蓋勞而無辱，是

榮此有維寶之意，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此有維好之意。本講與此互相發。微弦云：祿食有憂，稼穡無患，與其有憂而幸一時之進，孰若無患而服終身之勞？故欲退而稼穡也。曰維寶，曰維好，則當時朝廷之上，小人之傾險，君心之跛僻，恐恐然使人畏之，而不敢進，又可知矣。

天降喪去聲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痒。音哀恫音通中國，且贅音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蝨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合參：夫賢者退處田野，固欲以圖安也。孰知田野亦不能以自存乎？今天降

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蠱賊。使我稼穡之盡病。則代食之謀。又無以自遂矣。哀恫哉。此中國也。俱趨于危。而無復可安之處。盡泯于荒。而無復可食之資。是以流離饑餓。危困之極。至于靡有旅力。以念天禍。亦惟聽其自斃而已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答天降禍之非輕。下是原已慮禍之無力。滅我立王。言將滅我所立之王。謂王室也。二句只是引起之詞。重稼穡邊。見上焉。無君。不得祿食。既困于朝矣。而降此蠱賊。使稼穡卒瘁。又困于野也。哀恫四句。皆本蠱賊說。皆危無可安之所見。不特征役之靡所定處也。盡荒無可食之資。見不特征役之天不我將也。靡有二句。亦不是無力以念天禍。分明見得念亂圖存事。當在要路柄權之人。豈我在野遭此危困之極者。做得來。或言天禍無極。那有許多氣力念得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亦有味。又一說謂流離困苦。雖愁苦吟呻。而且不能。則亦有死而已。勢危情極。故直形容至此。若

說沒有許多氣力去念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反不見得他懇惻處。並可參。○按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三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此詩果言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追敘其事而刺之也。○慶源輔氏曰。此謂滅我立王。為共和以後矣。然又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則非追刺之語。故朱子疑之。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善反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去聲叶平聲維彼不順。自獨彼滅。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此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所以使民眩惑。至于狂亂也。

合參夫禍亂之極賢者無以自存如此夫豈無所自哉亦以王用人之失當耳蓋天下治亂係宰相而任相之責在人君維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為其能秉持至公之心以周徧謀度而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此所以用舍得宜群情胥服而為民所瞻仰也若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是非倒置所以使民至于狂亂也何以為民之其瞻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賢君用人之公下言庸君役智之弊上段只為引起下段而發順民人之望曰惠不順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義理解秉心二句提秉心直貫下秉其虛心以周徧謀度即是考慎考擇又即是慎處考有辨之明意慎有用之審意擇天下才任天下密而即就天下人用天下才昭下文所謂考眾謀而通眾志也獨言擇相者舉重而言也慎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下不順內二自字最不好自善其見自私其見此所以偏聽生奸獨任

成亂也是非顛倒使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且勃然發其不平之情故曰幸狂蓋至此而序爵之云竟不可誨矣

瞻彼中林音音牲牲其鹿朋友音音已譖音音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與也牲牲聚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合參夫上既無明君以擇相矣由是在位者皆好讒佞亦何往而不窮哉瞻彼中林有牲牲然衆多並行之鹿類聚而不相害相友而不相離物尚且有然矣夫何為朋友者不相信而相疑不相善而相傾曾鹿之不如也風俗之惡不亦甚哉是以當此之時將欲進也則恐為讒譖所害而不可留進固窮也將欲退也則又恐讒譖之議其後而不敢去退亦窮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其正今日之謂乎君子之窮一至于此孰非君之不順致之哉析講此章上四句與言風俗之偷下言已處世之難此以鹿之相從于野與

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
 為川決之斯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
 典史獻書師箴賁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新戚補察瞽史教誨
 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
 財用于是不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
 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
 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二年乃
 流王于彘○宋李沆言朝廷事變人君好尚初時王且以為不然及澶淵息
 兵之後真宗東封西祀財利土木紛然起矣而王且乃嘆曰李文靖真聖
 人也文靖當時所見而言者皆後日可驗之事所謂瞻言百里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伏音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賊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

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複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
 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
 合參夫惟使人不敢言如此則用舍失宜孰從而正之乎維此良人國之寶
 也所宜求訪而用之也言不求而進用之而良人日踈矣維彼忍心民之賊
 也所宜擯斥而遠之也乃顧復而眷戀之而小人日親矣夫善人之棄既無
 以致民之安而忍心之用又適以重民之害由是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
 胥戕胥虐安為荼毒以害人而不顧也是豈民之樂為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王用舍之失宜下因以起民之亂也善人國之寶也則
 棄之如遺忍心國之賊也則念之不已所謂自有肺腸者也善人棄既無以
 致民之安忍心用適有以重民之困民不堪命所謂肆行貪亂雖荼毒以害
 人亦安為之矣寧字妙民豈為荼毒者迫于忍心之人不得已則安為此也
 正于上俾民卒任句應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苟叶居六反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汗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合參夫用舍失宜以致亂如此豈以君子小人之難辨乎彼大風之行必有其道蓋多出於空谷之中矣。况君子小人為類不同則所行之道不各以異乎。維此良人君子人也其所行者則式穀焉置身于高明之域律已于高潔之歸其在君子之道如此維彼不順小人也則所行者以中垢焉入于隱暗而不明淪于污賤而可耻在小人之道又如此君子小人其道不同蓋昭然其易辨也。王何為棄君子而獨用小人哉。析講此章即風行之有道興君子小人之行各有其道乃承上言今且亂固由邪正之倒置而邪正異趨原非不可辨者見王用人之當審也。或曰

羞動光明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無一不可對人言。中則隱暗不明垢則污穢不潔而其人專向此行與良人行事豈不逕庭哉。姜專愚曰磊落者必君子暗昧者必小人見爵之易序而王不能然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寐反

興也。敗類猶言圯族也。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也。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合參夫小人不可用而王用之君子不為之病乎彼大風之行則有隧矣。王使貪人為政則嗜利害民而敗壞善類固其所必至矣。故我于王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予以使貪人之勿用而君子或可以有為也。然以邪從邪

蔽雖已深。我亦知其必不見聽也。故但自誦其言。而中心如醉者。非自憤也。蓋由王不用善人。惟惑于貪人。是以反使我至于憤。而如醉耳。王何為不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專利之害。下言因以重已之病也。興意只到敗類止。蓋反興也。貪人別是一路。既非君子路上人。如何不敗善類。敗類只重在責貪人。蓋惡王之用之也。聽言則對。非必待王問也。此時目擊時艱。不勝憤憤。念王若聽言。且將此貪人之不可用對王說一番。然知其不聽言。徒抑鬱而誰語。故惟日誦其言。以如醉耳。誦言猶獨語也。屈原行吟澤中。卽是此意。如醉便是悖耗處。匪用其良句。寔是全詩之骨。且結上誨爾序爵之意。言由王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則悖耗仍歸之王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及予來赫。

反各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張子曰。陰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合參然不見聽于君。猶或見聽于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詩者乎。蓋千慮之中。不無一得之愚。如彼飛蟲。雖不能以皆得也。時亦有弋而獲之者焉。吾言豈皆無益于聽乎。故我之以是言而告汝者。與汝之反亂為治。轉禍為福。正所以陰覆于汝也。爾非惟不以為厚。而反來加赫然之怒于我也。安望其有聽言之益哉。夫既不聽吾言。則其致亂也有由矣。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已進言之益。下答僚友之不聽其言也。朋友卽指貪人。蓋此人本王所倚任。傷王不能聽言。故嗟此人而嘆之。其實所以告王耳。作詩謂上以悲憫運之。衰下以憫生民之病。始而原召亂之由。繼而明止亂之術也。予豈不知而作。謂今日匪言畏忌之朝。欲伸孤憤。予言不無過激。然惟

詩經卷之三

七

采芣

言之激或亦中之偶所謂千慮而一得也如彼二句本是賦體正意即在如
 字上飛鳥亦是羽蟲孔疏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為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
 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是鳥之稱強者也陰汝言其可以易
 危為安轉禍為福也小人為惡不悛禍必不免君子往而教導之使之改行
 從善不知受多少陰庇味一既字乃責其不能聽前日之言也及子來赫即
 上文之以譖下文之善晉也詩說陰字影候旬字來見國家菀桑之陰不
 改其盛則女亦托處于陰覆之中故曰陰汝又云陰字作平聲不作去聲
 言我只是陰刺于爾使爾自悟爾反赫加于我使我為驚赫字正與陰字照
 看來小人安知已非若陰刺之自不能不怒此說似講不去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音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
 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適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

人名為直諫而實善替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
 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合參然天下之亂必有所由倡而民心之邪亦有所由起今民之所以貪亂
 而不知止者非民自為之也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為反覆之行又為
 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雖害民有所不顧是以民從之而亂耳
 又如民之邪僻而反其正者亦非其心之本然也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肆其
 邪僻之非以為道民之路是以民從之而邪耳豈得歸咎于民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下二句相對是反覆言斯民之為非皆由于小人也此
 與下三個職字正應第三章誰生厲階誰字民之罔極言貪亂無窮極也職
 涼善背各為直諫而寔則變詐無常也小人面是背非如鬼如蜮不可方物
 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訣不利如暴征橫斂以盡人之力竭人之
 財皆是蓋必合天下之不利始成其自利既求其自利何暇顧天下之不利

也職競用力言此輩處心積慮立心行已專競用力于邪僻如中垢之為有以導民于邪僻也競字正與第三章無競競字應見君子無競而小人職競所以厲階之生端在小人不在君子既曰民之罔極由于小人又曰民之罔適由于小人所謂反覆其言也上貪利故下貪亂上不正故下回適各自相發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音雖曰匪子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合參然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所以日趨于亂而未安定者皆由此盜臣恣行暴虐而為之寇故耳且是盜臣也外為信實之行亦以小人為不可

矣及其反背之間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于小人則內合而外離于君子則陽與而陰排色厲而內荏直可謂穿窬之盜矣且又自為文飾以為善言之言非予言也蓋欲推其惡以歸他人掩其過以媚君子殊不知我既得其情而作汝歌凡詭秘之狀悉著于篇什之中矣豈可得而掩覆哉是則憂亂之情不一而規諷之意有加若芮伯可謂愛君憂國之至矣析講此章上四句言民亂由小人下究其情之難掩也未戾四句一氣說又究其職涼善背之情也未戾者即居無定徂無往騷然不寧意所以然者專由盜臣竊君之權以行寇虐故民擾亂如此蓋至目之為盜而王所為自獨俾臧者真今之所謂民賊也涼曰二句正形容小人立心之險陽既非小人陰又毀君子如反謂君子為民不利為回適是也雖曰匪子是小人自解之辭小人盜君權為民寇其中垢之情如此爾自以為其垢在中可以掩飾而以善言之言非出自予也而吾已作爾歌矣作歌有形容其情態暴揚其事

迹○意○見○小○人○縱○能○掩○主○目○而○不○能○逃○桑○桑○之○刺○也○疏義曰自十四章至此
又○皆○托○為○僚○友○相○告○之○詞○然○始○則○嗟○嘆○而○責○之○其○詞○正○中○則○數○其○罪○而○斥○之○
其○詞○屬○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詞○決○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自○見○
矣○

桑桑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豐城朱氏曰厲王之亂極矣一

言以蔽之曰貪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
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暴虐之証也所謂貪人敗類
職盜為寇則用聚斂之証也○小雅正月大雅桑桑皆詩人深悲極痛之
詞故言之長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怨則又不容不辨也

雲漢章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
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一作是詩也

全音

通詩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下皆述宣王之意而為之自言以美之也細
分之一章言憂旱而訴于天二章言憂旱而罪乎已三章言憂旱而懼先祖
之絕祀四章言憂旱而望救于內外之神五章言憂旱而極言天與神之不
吾憫也六章自反其事神之無闕以見不宜有此旱也七章是詳群臣盡力
以救災八章是勉群臣救災而致望于天也瞿昆湖曰通章總是个憂旱之
心這心乃敬天勤民之心宣王中興皆本于此○總重為民憂旱側身自省
之意何辜今之人句是通篇大旨篇末曷惠其寧正就民安說昭轉何辜句
意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鉄反王曰於音乎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去聲亂饑饉薦音

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反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平聲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
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寧猶何

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于天之詞如此也。

合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若謂災異之來。乃天心所以仁愛人君。所幸乎人君者。能遇災而懼焉耳。俾彼雲漢。昭回于天。此無雨而旱之徵也。吾王畏天命。而悲人窮。乃仰訴于天。曰於乎。今之人。果何罪乎。天何為重降以喪亂之災。而饑饉薦臻之若此也。夫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以求消災弭禍之應。今則凡祀典所不載之鬼神。靡不舉而祭之焉。彼犧牲禮神之物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苟利于民。雖牲之多。無所愛也。圭璧禮神之玉也。我則隨其方而異其用。苟利于民。雖玉之盡。無所吝也。夫我之祀神如此。是宜天之恤之。而免此旱災矣。何為而不我聽。而旱之卒不見。

弭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旱之徵。下述王訴天之詞。言舉廢祀而無其應也。俾彼二句先提出個旱的景象。為各章旱既太甚。張本。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漢者雨之精。天將雨。漢先有徵。今漢皎潔。無雨可知。王曰二字。直管到末。此上要見宣王憂旱意。故形諸詞者如此。於乎二字。哀矜惻怛。不能自己也。看何辜之人。便見一念為民意。引咎于已。而悲民無罪。消災弭禍之本也。天降二句。串看。即帶上句。饑饉即喪亂也。靡神不舉。凡廢祀皆舉。不專指常祀言。所以求回天意也。多一祀。則多一牲。故牲靡愛。多一祀。則多一玉。故玉既卒。牲各隨其方位之色。圭璧亦天地四方各異。莫我聽。謂天不以盡祀禮而回災變也。此非咎天咎已者。若之何。而天莫之聽。隱然有引罪號呼。意在莫聽。即天不降雨之謂。曹氏曰。雲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靡神不舉。如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

萬民十一日索鬼神正是此意。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

旱既大甚，泰音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

上帝不臨，中反耗斁_音如_音下土，寧于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下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裁害當我身也。亦通。

合泰旱既太甚，則蘊隆之熱氣，蟲蟲然燔炙以病民矣。我也為民之憂而求助于神，凡可以禋祀者皆未嘗絕之。自郊而天地以至宮而宗廟，或上而祭天，或下而祭地，或方祭而奠其禮，或祭畢而瘞其物，蓋無有神而不極其尊。

崇之道矣。然宮之神莫尊于后稷，雖未嘗不吾享也，而力又不足以勝災。郊之神莫尊于上帝，力固足以勝災也，而又不吾享。如是則蘊隆之旱卒不可弭，但見其耗斁于下上矣。雖然，變不虛生，惟人所召，意者我有以致之也。不然，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遇災而徧祀乎神，下因其不應而歸咎于躬也。每章必曰旱既太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蘊是蓄積，隆是亢盛，皆指蟲蟲之熱氣言。謂其氣鬱結，驕亢積而不解，也不殄者言以次而舉，相續不絕。謂方祭此而復祭彼耳。自郊祀天地以至廟祀先王，而凡自天而下自地而上，皆盡其奠瘞之禮，而靡神不宗，正見不殄處。若后稷上帝又自群神中舉其至親至尊者以該其餘，莫是方祭而奠其禮，謂置之于地，瘞是祭畢而瘞其物，謂埋之于土上，併廢祀而修之，故曰舉。此就所常祀而尊之，故曰宗。救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逮也。臨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臨見至尊而感格甚難也。寧下我躬有歸咎自責意。言此旱災向所未有。何以適當此時。意我亦有以致之。不可徑作怨望語。或說寧下我躬。朱註後解為長。如唐太宗吞蝗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腸。衛文公祈雨告神曰。百姓可哀。宜蒙恩憫。若刺史有罪。寧被疾殃。古人自責大抵若此。時說亦有依之者。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昊天

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音崔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予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今參旱既太甚。則非人力所能支。不可推而去矣。我也遇此之災。兢兢乎其甚。恐業業乎其甚。危真有如霆如雷之震動于上。而不敢自安也。所以然者。

我周當大亂之後。人民凋耗。無復有半身之遺。其禍固已慘矣。今吳天上。又降此旱災。不惟害及于民。而使我身亦不見遺焉。胡得不兢兢業業。而相畏乎。蓋身非吾身。乃宗祀所係屬之身也。吾身不見遺。則先祖之祀自此而滅矣。使我如之何。而不畏哉。

折講此章上四句。是憂旱而懼之深。下極言其禍之可懼也。則不可推。言天災之至。非人力所能支。即欲推之使去。而不得。是以兢兢業業如此。兢兢業業。即下相。畏意。以此句作主。如霆句。正是形容其兢兢業業。下六句。言不容不兢兢業業之故。周餘二句。指厲王大亂後言。非于旱之故。不相畏。畏字正與兢兢業業字應。此句承上起下之詞。蓋以我之故而致旱。則我之不遺。固不足惜。但我身社稷所係。以我之故而絕先祖之祀。此所以當畏也。君民一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脉。身既滅。祖安得復祀。俱有相關意。豐城朱氏曰。靡有孑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則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社之不可保。

也。此作三乎。看似失本旨。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上聲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果羣公先

正。則不我助。

叶林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叶演女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

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者也。于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

而道之也。

合參旱既太甚。則不可沮之而使止矣。當此之時。赫赫焉而莫非旱氣。炎炎

焉而莫非熱氣。雖云我之一身。且無所容。而大命近至。死期已將至矣。我將

何所瞻仰。何用顧望哉。彼羣公先正。吾嘗雩祭之以祈穀實。固欲其為吾助

也。今則坐視而不吾助。猶曰於我疎也。若父母先祖。與我有至親之恩。而通

乎一氣之感者。亦胡寧忍予。遭此之禍。而不見救也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極言遇災之禍。下望救于父母先祖之神也。不可沮。凡荒

政所當舉者。已盡力為之。而此災竟不可沮也。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舊以天

地雖寬。無陰以息。非是。蓋人主以天下為所。天下皆在赫赫炎炎之境。萬民

失所。則我無所矣。此說好。然本講依舊說赫赫旱氣。方盛炎炎熱氣。方熾也。

大命近止。即上不我遺意。一說命而曰大還。合天下人之命言。靡瞻句無所

依賴之詞。兼天與神言。羣公四句。承上靡瞻靡顧說下。如欲瞻顧于廢祀之

神。則群公先正。既不我助。如欲顧瞻于宮祀之神。而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乎。

雖皆望救之詞。然須歸父母先祖上。玩胡寧二字。煞有責躬意。在此是哀詞。

不是怨詞。群公勾龍后稷之類。先正先世為官之長也。羣公先正。即首

章廢祀之所祭者。父母先祖。及下章昊天上帝。即二章常祀之所祭者也。

萬時華云。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季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

卿士。以祈穀實。此即祭群公先正之禮。今則因旱而祭也。陳祥道云。鄭氏謂

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叶桓旱魃音跋為虐如惓音談如焚叶符我心憚憂憂心如熏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昊天上帝軍俾我遯叶徒也叶反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合參旱既太甚在山者則滌然而無木在川者則滌然而無水矣且旱魃之神方肆為虐而熾盛之勢如惓焉如焚焉甚可畏也故我心憚暑憂之于心

有如火之熏灼其將何以自解乎彼群公先正吾嘗有以告之固欲彼之吾聞也今則未告之先旱猶是焉既告之後旱猶是焉是不惟不我助而且不

我聞矣昊天上帝乃司趨避之權者也又何為不使我逃遯而去而坐此患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極言災之可憂下是致咎于天也首四句一氣說不可以

旱之太甚由于上之為虐作推由意言山川已為焦土而旱魃方且肆虐如

惓如焚其猛烈至此憂者憂其挽回莫施也惓焚熏皆從火旱如惓旱如焚

而心如熏則旱既太甚而憂旱者亦熱中極矣正字法相應處群公先正人

鬼也其聽卑故以聞祈之不我聞若不聞我之憂也此二句輕特以起末二

句上帝尊而有權故曰俾寧俾我遯謂得遯而去則免今不能遯如何可免

當與不能奮飛意同鹿野云遯去字活說不必泥去位言極是此要見自責

意若作怨天便不穩矣此承上文言父母先祖既不知恤矣然制吾之命

者天也故又望救于天則天不我聞宜聞而不我聞也又甚于不助矣神

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

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

魅之物不必生于南方可為人所執獲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瘧。我以旱憊。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音慕。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瘧。我以旱憊。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慕。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瘧。我以旱憊。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瘧。病憊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合。泰旱既大甚。吾非不欲去而避之。但我以身係天下之重。而出無所之。故。黽勉畏懼。而不敢去耳。然變不虛生。必有其故。天胡病我以旱。而至于此哉。反而求之。曾不知其故焉。意者。以我祈年不早。而然歟。我則于農之始耕也。先祈穀于上帝。稼之方納也。預期來年于天宗。祈年亦孔夙矣。以為方社。或莫而然歟。我則于禾稼之方登也。即祭四方。以報其成物之功。于農之始畢也。即祭土神。以報其生物之功。方社亦不莫矣。夫我之自反。初無致災之失。而昊天上帝。曾不度我之心。何哉。誠使我之事神不謹。則恨怒于我者。宜也。

如我之敬恭明神。宜可以無悔怒矣。今乃瘧。我以旱。此吾之自反。而不得其故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災不可逃。下則自反無致災之道也。黽勉句。即領上寧。俾我遜來。言民命方急。當黽勉以救之。有畏懼而不敢去者。此畏字。即上胡不相畏。畏字。末章勉勵諸臣。正黽勉畏去之意。胡寧瘧。我二句。亦非怨天。乃訴天而自審之詞也。祈年以下。正發明胡寧之意。祈年句。是祈方社句。是報俱是常祭。孟春是正祈。孟冬是預祈。祈皆在前。故曰孔夙。謂有先事之戒也。方以報生萬物。社以報成萬物。報皆在後。故曰不莫。謂無後時之愆也。二句。即敬恭明神。皆見自反無缺之意。不我虞。不度我奉祭之心也。悔怒。指早就天言。宜無二字。有味。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正打轉。憊。不知其故。句。此與孟子我竭力耕田。數語。意略相似。○登山。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之方。納。預祈來年于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

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風不莫也

早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叶獎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疾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合參早既太甚則群臣以憂早廢事而朝廷之上皆已散亂無復有統紀之存矣彼庶正者衆官之長吾所賴以倡九牧而阜兆民者也今也奔走于蘊隆之候執掌亦甚矣鞫哉我庶正乎冢宰者衆長之長吾所賴以統百官而

均四海者也今則劬勞于雲漢之瞻而盡瘁亦甚矣疚哉我冢宰乎趣馬掌王之馬政師氏以兵守王門者也今則或廢而不秣或弛而不陳不能安其膳夫掌王之飲食左右供王之侍御者也今則或徹而不舉或布而不修不能安其常矣是上自庶正下及左右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一人敢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者夫以在廷之臣皆爲旱而深自貶損如此其志亦可哀矣瞻彼昊天縱不爲我一人恤獨不爲我諸臣恤乎何爲使我悠悠然無所聊賴之若此也

析講此章上八句言群臣救旱之同下則致望于天之詞也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鈎繩相布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也惟憂旱倥偬不能條條理理有整頓處似乎散耳其大綱如何亂得下七句正友紀之散處鞫是救旱而計慮之窮疚是救旱而形容之病庶正冢宰其責尤重故特下鞫哉疚哉下則平敘職名而以靡人二句總之註不秣者不以粟食馬也弛其兵者廢其兵

不用也。不除者天子所馳之道。不掃治也。不縣者不作樂也。徹膳者減膳不
供大牢也。左右布而不修者。諸臣布列于位者。不令有所修造也。鞠疾等只
說得無友紀其救旱意全在靡人不周處無不能止。謂群臣鞠躬盡瘁無肯
日人不能勝天而遂止不為者。上句有同心意。下句有盡心意。瞻仰二句蓋
又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思。里字註解憂字
又云聊賴之意。二意當合看。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
我以戾庶正叶諸反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
徵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玉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
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
所以定衆正也。于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

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自不敢必云爾。

合參夫群臣之助我救旱者。已至而我之所以求助于群臣者。尤未已矣。瞻
彼昊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且未有雨徵矣。凡爾大夫君子。竭其精誠
助我昭格于天者。已無遺餘力矣。然以無餘力而自怠。則不可也。雖今死亡
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庶幾天變或可回也。
然此豈但為我之一身已哉。蓋久旱而民不寧。非惟吾身不獲安定之休而
庶正之不獲安定也。亦已甚矣。故今日昭格于天。以為弭旱之計者。固所以
求惠斯民而定爾之衆正云耳。諸臣可不各盡其責而勉以成功乎。瞻彼昊
天以莫民為心者。也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旱魃無蘊隆之災。下土無耗
斁之患。安及于民。安及于君。而又安及于庶正也哉。此固我之深望于天也。
夫吾王訴天之詞如此。則畏天悲人之意甚切。而所以撥亂反正者。有機矣。
此王化之所以復行也歟。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天變之不可回下致勉于人而望惠于天也兩言瞻仰
昊天情極勢道想見宣王之勤懇明星夜見依然雲漢之昭回要看有字所
有者惟是嘒然之星則所無者是沛然之雨意在言表大夫君子即上無正
等官昭假只是祈求請禱無贏是不遺餘力即上靡人二句意大命二句言
雖死亡將近力無如之何而益求所以昭格不可遂棄其前勞也定衆正要
帶安民說蘇氏謂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此意甚妙蓋臣以安民爲心
勉于昭格則盡人事以回天變則民安民安則非獨人君安定而諸臣亦可
以釋鞫疚之勞也故曰以戾衆正獨言其長該其餘也曷惠其寧暗指雨說
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取期必者然言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萬民慶于
野而百工慶于朝也不可露出與雨字

雲漢八章章十句

陳慧生曰憂旱祈雨而通詩不露一雨字殊有深旨
說詩者須斟酌蓋有周章皇懼惕然靡寧不言及雨正其憂之深也篇中

凡訴天處俱要似號呼引咎之意若疑有所以致之而然勿作怨望口氣
○李氏云宣王之旱告于上天又告于父母先祖又告于百官以見情之
切念之深也○豐城朱氏曰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
有恤民之仁蘊隆之氣消豐稔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自
雲漢一念基之也○水旱之患堯湯被之矣然銷之則在乎人焉桑林一
禱大雨于里天人之相感也如此今宣王懼災修政而群臣又能以王之
心爲心宜其反雲漢之災成中興之業後世有遇旱者既不能以自修乃
曰天其以乾封乎嗚呼其有愧于宣王多矣○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大
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
民如此而不中興乎○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
始于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語類問雲漢乃他人述宣王
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六 大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蔣永生長發
張 魁聚星 全較
男 姜朝烈承武 全閱
吳之璋章玉

崧高章

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全首通詩以世執其功為主功在維周三句見末章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又其立功之本採此二句正與維周三句相應總見分封以賢賢而非徒以親親也拆言之首章舉其德業之盛為封謝張本也二章道其封謝之意三章述其封謝之命四章言封國成而錫予之也五章言遣以就封而期於之也六章餞之而速于行七章預道其入謝之事八章則表其作詩之意是詩自

詩經正解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一

采加

六章以上詳敘其降生之異功業之隆。眷顧之深。倚望之重。示法之廣。而末
文追言其平日有此德望。足以當此數者。而今日贈之。不為虛文也。夫因
親建侯。疑為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賢。至簡
注。王心與藩衛王室。而元舅之親。纔一言及之。見錫之遣。之餞。之以華其行。
非止為一外戚之榮而已。

崧音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叶鐵。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甫。甫侯
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
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
蔽而宣其德澤于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

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
降神而為之也。

合。參。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若謂建國以親侯者。
君臣之義。立言以贈行者。朋友之情。今申伯之封謝也。我將何以贈之。而華
其行乎。彼崧高維嶽。高而且大。則峻極于天焉。其山高。則其神必靈矣。維此
嶽山之神。扶輿清淑之氣。蓄極不能自秘也。而洩之于人文。磅礴鬱積之餘。
異物不能獨當也。而鍾之為毫杰。前乎穆王。則有甫侯。是天下名世之士也。
其岳神之始降乎。後乎。今王。則有申伯。亦天下名世之士也。其岳神之再降
乎。維此申伯。及彼甫侯。其生也。既有所自。則其出也。必有所為。以之夾輔王
室也。則能尊朝廷。固根本。而鎮定之功懋也。不為維周之翰乎。以之總領諸
侯也。則能杜外患。禦外侮。而保障之績著也。不為四國之蕃乎。以之經營四
方也。則奉行德意。宣昭無外。而德澤布于天下也。四方于宣乎。夫申伯降

生之異而功業之隆與甫侯並著如此是固分封之典所由起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降生之異下言功業之隆重功業上降生之異特推本
言之耳天極則山靈山高則神聚故神靈和氣物產不足以常之也特發而
為人文甫生不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為申伯生甫及申見精靈已露于甫而
至此大透發于申也并舉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岳且俱姜姓也申侯爵以
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上及字下及也以世言下及字上及也以功言俱以
甲伯作主要見與古人濟美意周以王室言翰者夾輔之而為苞桑之佐四
國以諸侯言蕃者保障之使大小無相侵之虞四方以百姓言宣者疏通之
使遠近無不暨之澤作已然之功說蓋申伯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
業正是封謝張本○爾雅註岱宗太山也霍即天柱山華華陰山恒常山也
○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岳之祭述諸侯之職箋四岳卿士之掌四
時者也因王方岳巡狩之事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申齊許皆其苗裔

甫侯相穆王訓憂贖刑姜氏俱出四岳故連言之○三百篇中最善作大文
字者莫如尹吉甫美山甫則原其生德于天送申伯則推其降神于嶽濟南
論詩云起句好難得二詩得如此好起句故洋洋大篇通體皆振

壹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王命召伯叶通莫反定申伯之宅叶達

各登是南邦叶卜世執其功叶反

賦也壹壹強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
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
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合參以王者分封之典言之壹壹然忠勤之申伯其先世總領諸侯為人之
表式舊矣王以其先烈之不可以不紹也則命其纘先祖之戎功而列于諸
侯以其舊都之不足以容也故命其去申邑之舊都而國于謝邑其所封之
國豈止為申伯一身謀哉誠以南方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故命申伯

建國都于謝使自庶正而方伯方伯而連帥皆有所矜式而南國之諸侯人皆申伯焉其所任者不亦重歟然既欲封之而不預定其宅不可也王乃命召伯謀督經營定申伯之宅相其原隰孰為朝孰為市而前後之相望孰為城孰為郭而城郭之相宜所以封國者豈止為申伯一時謀哉蓋以申伯體勢不重不足以垂後裔也故欲成是南邦之功使自一世而百世百世而萬世皆有所持守而後世之子孫世世如申伯焉其所遺者不亦遠歟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繼先而示法于人見分封之意重下言成邑而垂裕于後見作封之意遠然兩意不可對看只順文說下疊疊者言申伯之為人夙焉興夜焉寐而夙夜之匪懈其事君進盡忠退補過而進退之靡違也然此二字輕看只是贊嘆呼起之詞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曰續建邑于謝乃加地進律之賞也孔疏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領邑之南後漢地理志云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五里申謝其地相近疏曰南國謂謝旁諸

國是式使南國諸侯在其統領中者皆以屏翰蕃宣為式也式正續中事召伯為司空命之亦見鄭重其事意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宅指宗廟官室城郭之類其功即翰蕃宣之功也蓋申伯之功大矣召伯之功成則世稱報功之典而使申伯子孫世守其功常領方伯意王續之事世執其功兩意相屬蓋世世常守其功則世世續事于無窮矣此章俱是述其事而推分封之意如此則王命之詞也申之始封也式是南邦迨其季也遷周于東土所為世執者安在哉以舜之聖而未嘗侯九男後世五侯四將軍卒移漢鼎吾謂崧高寔啓之也

命傳御遷其私人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外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他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傳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

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
 命泰然吾于天子城謝之意而又見其命事為甚詳也王命申伯欲使為法
 于南國之諸侯故因謝人之衆可為南邦之重鎮乃設都于是而建城郭使
 之統紀謝人而表正南服焉然城邑之營已定宅身之地土田不徹孰為經
 費之供王又命召伯徹申伯之土田定其經界正其賦稅而祿養之富經國
 之需皆有所自出之地矣抑私人不遷難遂燕居之樂王又命傳御遷其私
 人而室家妻孥兄弟婚姻皆得以遂無遠之願矣私人不以煩召伯細事非
 大臣所宜傳御必命于吾王甥舅之情猶一體王于申伯又何委之重而待
 之周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述王命以分封之意下是周其分封之務式是南邦即上
 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述王之意此則述王之命耳王方
 以式是南邦使伯而苟體勢不重不足以鎮壓南服故表裏江淮控帶荆徐

因謝作庸扼吭之慮遠矣此重建國意勿單指作城看王命四句分二事平
 對徹土田以供祿食遷私人以遂室家亦分封之制宜爾但于王命上見其
 鄭重而王所以一一申命總為式是南邦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命大臣遷
 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傳御只歷述其有此命非命詞也○因謝人以作庸
 只是言其民居稠密為一方重鎮所以建國于此○按翼註群臣無所取法
 則乖故使之式南邦也下民無所統攝則亂故作庸以統謝人也式是句以
 統諸侯言因是二句以統民人言又云國依于民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因謝
 邑之人無所統而恐其爭且亂也故因謝人以立國只是得人以鎮定之之
 意如此講是為諸侯謝人不為申伯也似欠切○登山謝氏曰由漢以來功
 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土田
 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惜經史不載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椒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
 各反四牡騶



踴鉤膺濯濯

賦也。倣始作也。藐藐深貌。踴踴壯貌。濯濯光明貌。

合參夫定宅之命。王固命召伯矣。但見王命之召伯任之。凡申伯謝邑之功。孰非召伯之所營乎。彼城郭所以為國家之衛也。則其功始作而聳然為新。邑之觀寢廟所以棲祖考之神也。則其功既成而藐然有深廣之美。夫厥功告成。則申伯之往謝有日矣。王于是錫申伯以就國之儀。有四牡以駕車也。則踴踴而壯盛。有鉤膺以飾馬也。則濯濯而光明。等威辨而物承彰。其寵遇之隆何如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是成封國之功。下是錫之以就封之儀也。功就已成者。言下文城廟便是。以申伯言者。所封之人也。謝同無城。今創立之。故曰有倣。非未就之說。城方始作。廟已有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申伯之功不止城與廟也。然城以衛民。廟以奉先。保民萃渙國之先務。皆舉謝功之大者言之耳。如

原隰既乎。泉流既清之類是也。召伯以此功告成于王。則謝人有庸。南邦可登。申伯之就封有日矣。故錫之車馬以華其行。四牡以駕車。鉤膺以飾馬。俱以諸侯儀衛言。按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四牡云云。彰異數也。故下章首二句。侈其事而復言之。此已錫之。不作預備看。此總是備言謝功成。以起就國之意。非是方興其功也。

王遣申伯。路車。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南土是保。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合參夫既錫之矣。王于是遂遣申伯以行。憑路車之軌。結乘馬之勒。而就國之儀備矣。乃從而告之曰。今日之域中。皆我周之天下。非無可以封元舅而必于謝也。但我嘗按職方之圖。以選擇爾居之地。其山水之秀。其土田之饒。其人文美盛。而易于弘化。其風氣與阻。而利于詒謀。天下莫有如南土者。蓋

非是無以展爾猷亦非是無以副予心也然而封國之常不惟錫之士以作一方之保障必且錫之圭以垂百代之榮封我之于爾既不愛尺寸之土圖以廓爾居亦何愛尺土之圭不以作爾寶且封謝雖王朝之特恩而保障則侯國之常事王舅往矣復何言哉尚其益修屏翰之功茂著蕃宣之烈于以保茲南土于無虞而使九重無南顧之憂斯可也是王遣申伯而寵任之重又如此析講此章上六句示以封國之意下是期以保國之功路車乘馬只將上文衍說蓋上既錫之而此則遣之非加錫之謂下四句是詩人述王者告申伯之詞皆以起下保封之意我圖二句見形勝都邑之雄惟南土而爾墉之作亦莫如南土土地人民之盛惟南土而世功之執亦莫如南土也介圭即諸侯之圭上可合瑞于天子下可布信于友邦故曰爾寶錫圭與分土不平蓋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也厲王之后曰艷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故申伯為王舅往近二句言王舅今辭以往尚其體鄭重分封之意而以昔日翰蕃宣之功益修之于侯國以保南土為王朝巨鎮意非但曰申伯自保國云耳此詩人述王者之意一章歸重在此孔疏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呂記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介圭入覲則當時諸侯瑞圭蓋介之為言大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按考工記桓圭九寸公守之信圭八寸侯守之躬圭七寸伯守之則是圭也其信圭歟

申伯信邁王饒于鄙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邁其行

賦也鄙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饒於鄙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糧糧邁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以斂其稅賦積其餘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

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今參夫申伯既承王命之遣遂為信邁之行王乃篤親親之恩而餞之于郟之地既餞之後由是申伯指南土以言旋望謝邑而誠歸非若向者之數留欲行而屢不果矣然使委積不備亦何以速其行哉不知王之待申伯也慮無不周故其命召伯也事無不預蓋于定宅之後則已命之斂其土疆之賦稅以峙其道路之餼糧使廬市之積可為止宿之資故申伯在途得以式遄其行無留滯也其餞送之誠而供億之預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及時致餞而有以果其行下是先時致備而有以速其行信邁誠歸對正數留行看王以親親之情不可以遽釋故留之數而行不果今信邁而餞禮行則于謝而誠歸矣信邁誠歸只是一事蓋王已餞于郟則申伯真果于行矣非是因其信邁而餞之也自鎬適申則途不經郟時宜王省視岐周而申伯往辭焉故有郟之餞既餞之後復返于鎬然後適申曰

信曰誠見王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舍王有勢不得已故勉辭去二字慕寫出眷戀不舍之意王命以下又追言申伯未行之先王已使召伯歛其賦稅以積之故能使伯無留行上下各自開看徹土疆與徹土田不同上是井其田以授民立末世之規此是取什一之賦以供餼糧以為路費也重在峙糧二字遡行就已去在道而言見道路中無留滯非速其行也按周禮地官遣人當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遣由遣而餞由餞而行節節有次第

申伯番番音波叶既入于謝徒御囁囁音周周邦咸喜我有良翰叶胡不顯申伯

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囁囁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於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女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或曰申伯

能以文王武王為法也

合參由是而至謝也何如惟此申伯番番然武勇足以膺鎮定南服之寄既入于謝邑而從行之眾為徒行者為御車者嘽嘽然而盛焉我周邦之人見伯之就封咸喜而相謂曰京師以侯國為藩衛侯國以得人為輕重今申伯封謝必能樹一方之巨鎮而內可恃以無恐汝今有良翰矣夫周人以良翰而預喜之何哉蓋不顯哉此申伯也為王元舅才兼文武凡縉紳之士皆法其文介胄之士皆法其武是頌德重望已試于平日故周人因其入謝而喜之也所謂式是南邦南國是保者可無負王之命矣分封之意豈徒然哉析講此章上五句是就封而有以慰乎人下是重望足以法乎人然須一直說下俱是預道之言首三句輕番番精神奮厲風度振飭之意入者自此而入于彼非已到于謝也徒御句敘其從行之有此儀耳周邦指京師之人言此二句是周人見他啓行氣象共慶而相謂也良翰即上維周之翰非謂謝

人甫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平日蕃宣維翰卜之也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根本所由固也故喜之周邦喜則南土之人喜可知矣不顯句是呼起之詞元舅二句勿以親賢乎看重文武是憲上言文武之士皆以為法周人喜其有良翰者此也番番五句暗應保南土意不顯三句暗應式南國意或謂以申伯之親王之心膺豈宜解樞要而回翔南服之地哉不知中興之功未立所憂者在王朝故周公作輔召虎視師而中伯亦股肱王室後先其間右賢左戚共濟國事不以宮掖之嫌自引也中興之功既立所憂者在方鎮故韓侯長北貊山甫城東方而申伯亦徒封大藩總領岳職在內在外無有遠邇不以戚屬之重或留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問于四國叶于通反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辭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合。參。且。申。伯。之。賢。不。止。此。也。維。此。申。伯。之。德。剛。柔。相。濟。中。正。不。偏。不。惟。柔。惠。而。體。柔。德。之。美。又。且。直。焉。而。備。剛。德。之。中。誠。天。下。之。全。德。也。以。是。德。而。施。之。于。治。則。採。此。萬。邦。而。撫。綏。制。馭。之。有。道。矣。以。是。德。而。播。之。為。輿。則。聞。于。四。國。而。仁。聲。義。聞。之。昭。宣。矣。有。此。德。業。聞。望。之。隆。而。膺。是。分。封。之。寵。則。今。日。之。行。可。無。言。以。贈。之。乎。我。吉。甫。以。僚。友。之。情。于。是。崧。高。之。誦。作。焉。誦。之。詞。為。詩。則。降。生。之。異。德。業。之。隆。寵。遇。之。厚。無。不。備。載。于。其。中。其。詩。則。孔。碩。也。誦。之。聲。為。風。則。一。唱。三。嘆。意。味。深。長。足。以。感。人。而。動。物。其。風。則。肆。好。也。以。是。詩。也。與。是。風。也。以。之。贈。乎。申。伯。則。彼。之。受。也。無。愧。色。我。之。贈。也。無。諛。詞。誠。足。以。華。其。行。矣。吁。非。申。伯。之。賢。無。以。當。吉。甫。之。誦。非。吉。甫。之。誦。無。以。彰。申。伯。之。賢。中。興。之。德。業。文。章。不。于。是。可。見。乎。

祈講此章上四句美其德業之隆下表已贈言之善也柔惠是柔德之善直又是剛德之善惟剛柔相濟則惠行不至于玩威行不至于亢味一旦字見

相。濟。之。美。揆。訓。治。強。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也。聞。者。懷。德。而。頌。其。仁。畏。威。而。頌。其。義。承。德。來。以。上。大。概。自。其。為。卿。士。時。樹。立。如。此。卽。首。章。翰。蕃。宣。意。也。作。誦。指。全。詩。言。述。于。言。為。詩。歌。于。工。為。誦。形。諸。咏。歌。足。以。感。人。則。為。風。使。其。人。本。不。足。美。而。謬。為。鋪。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碩。且。好。乎。惟。申。伯。之。生。稟。位。望。德。業。矯。矯。絕。人。故。詞。之。所。敘。氣。象。宏。博。聲。之。所。咏。意。味。深。長。而。聲。必。視。其。詞。詩。碩。則。風。遂。好。有。餘。音。者。矣。此。皆。申。伯。德。業。所。自。致。原。非。自。誇。其。能。詩。以。贈。申。伯。見。所。言。皆。是。寔。事。作。者。不。為。溢。美。而。受。者。足。以。當。之。也。柔。直。二。字。對。惠。所。以。足。其。柔。也。柔。不。惟。惠。而。且。直。一。句。有。三。折。麟。士。曰。誦。詩。風。三。字。變。文。相。足。究。竟。則。總。一。詩。耳。然。風。字。訓。聲。却。妙。語。若。自。贊。者。昔。人。謂。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亦。是。此。意。

崧高八章章八句。宣王之待元舅可謂有禮且有法矣極其恩寵者禮也而不使與政者法也漢文帝待薄昭厚矣唐太宗之待長孫無忌厚矣

而委之以權要後世之待威。如宣者可以為法矣。外戚預政國既病矣。而自全者少。後世緣大雅之義推恩。舅氏雖以馬鄧之賢。猶不無專擅。况梁竇輩乎。故宜外而不宜內。亦事勢使然也。營謝戍申。其篤于母家。一也。而一美焉。則以宣王親親。平王忌讐也。後世如五侯之濫觴。而誦臣且謂大臣有申伯之忠。禍所從來矣。

悉民章

序。悉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全旨。此詩因山甫城齊而每懷靡及。故作詩送之。在六章分上是推山甫降生之異。而敘其德職之全。末二章言山甫城齊之事。而及已贈行之意。然言降生之異者。為舉德盡職張本也。言德職之全者。又為城齊之命必副張本。以慰其不及之懷也。作詩之本意。正為此耳。全詩重德。上析言之一章。言山甫之生。出于天。二章言其德之全。三章言其職之備。四章言盡職以見其舉德。

五章言其全。此德以待物。六章言其全。此德以事君。正是山甫異于凡民。以終前章之意。七章八章言山甫遠行之懷。故作詩以慰之也。當時山甫為王朝重臣。所以保王躬而補王闕者。一旦出而築城于齊。雖是賦政於外。將奉王命。處然王躬誰保乎。王闕誰補乎。况以大臣而城齊。則侯國之勢愈重。而京師之勢漸輕。此仲山甫所以未懷也。此詩寔有微情。不可作褒美之詞。看去。天生山甫以保茲天子。山甫為天以保王躬。此正兩下大關鍵處。而其事一人補袞闕者。正所以保之也。末章之懷。正從此發。歟。將王躬是山甫專職。城齊是宣王失著。永懷惻心。是吉甫微旨。

天生悉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天生仲山甫

賦也。悉眾則法秉執。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眾民有是

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合參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若謂人臣必稟受之隆德職之備者而後可以為立功之地我山甫之城齊何如哉彼天之生眾民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有是形器之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則之所在乃人心不易之理非民所秉執之常性乎性既善則情亦善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美之德者天之生民其善如此况賢人之生不尤異于人乎蓋上天

監視有周見其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是以冥冥之中保茲天子而為之生賢佐曰仲山甫者以為之輔焉是山甫之生天為聖天子而生也則所以鍾其秀氣全其美德者又豈特如凡民已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之生民皆善下言天生賢佐之尤善也意重在下段天生蒸民二句謂天之所賦形具而理亦具民之秉彝二句謂人之所稟性善而情亦善天所賦謂則人所稟謂彝此理得之已謂德其寔一而已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于美德無不知好之者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乎下也昭格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明德就宣王身心上說此二句正是保茲二句之由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祐之命惟上天有保祐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蓋山甫之生為保天子而生者豈特如其所以生蒸民者哉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稟之獨厚者乃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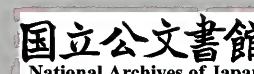
哲之所以異于人也。生山甫中，暗含物則意在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粹氣，其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良非偶然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合參夫天既為天子而生山甫，則其德職之全果何如哉。以仲山甫之德言之，柔順之餘而有利貞之守，沉潛之內而有剛克之休，其茲柔嘉之善，中其則者乎。若夫儀色者德之符也，則令儀令色而英華之著，見外焉無不柔嘉。

敬者德之聚也。則小心翼翼而恭慎之不忘，內焉無不柔嘉矣。知行所以崇此德也。彼則考于古訓以為行事之法，勉于威儀約諸規矩之中，其學問自修如此，事業所以顯此德也。則謀猷之贊有以上順乎君心，明命之嚴有以昭布于天下，其發而措諸事業又如此。仲山甫之德，寧有一之不備耶。抑講此章總是備舉其德之全，正見其異于凡民處首句德字提起，貫下看德本降生之異來。天生天子，既以剛德而秉乾剛，天生山甫，即以柔德而應坤紀，則柔正人臣之則也。柔嘉嘉字即上懿字之意，則字即上物則之則。柔嘉只是柔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為嘉。令儀四句俱要以則字作骨，摹出他柔嘉處，以其則檢身而束心，則儀色曰令而心曰小，以其則型古而範今，則古訓曰式而威儀曰力，儀以形諸身者言，即淑慎爾止，色以見于面者說，即輯柔爾顏而小心，又是儀色之主，翼翼者恐失却此則也。儀色小心若柔矣，而儀色合于當然，小心不流于畏葸，正是維則處。这就表裏上言，式是用心考。



古而件件依成法力是加意進修而步步循規矩式即維則之則從恪遵帝
與欽若王謨上言不可看作經生語威儀與上令儀不同上是以外對內而
言其所已能下是以行對知而言其所用力然亦大略言其着力處非是始
學工夫是若參贊廟謨能當上意不是曲意徇君賦者宣布德意敷明聲教
之謂使賦是山甫使王命之賦非天子使山甫賦之也非一德之潛孚默契
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運量推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須體認德意
勿直做事業必以事業徵之者謂其德非有體而無用總來見是異于凡民
麟士云上四句就其已然者言五六則因造詣而推之于工夫七八又因
事業以著其本體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璧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
四方爰發叶方月反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

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
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
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合參夫德既全矣而職亦備焉以仲山甫之職言之但見王命仲山甫若曰
冢宰之職統百官以掌邦治是諸侯之忠順係之也今之百辟亦安所為憲
矣汝其式之坐于朝堂示四國以標準循其班制貽群后以儀型是以總領
諸侯之事責之矣王命仲山甫若曰太保之職陳道義以保王躬是君德之
成就係之也汝之祖考亦嘗典是職矣今其續之昭德塞違致謹啓居之節
詔熾紆懸用防非僻之于是以輔養君德之事責之矣乃王之命未已也謨
誥所關甚重出納不可以無人宣德意于九重則出令惟謹復綸音于五位
則納言惟允口啣天憲任非輕也夫始之命以式百辟者屏翰之勲也茲復
責以喉舌豈非屏翰而典王政之樞機哉乃王之命更未已也四方民隱何

窮賦政不可以無人。沛帝澤于海隅，則八荒徧德。布王仁于下國，則四海徯蘇。四方不應在茲役也。夫始之命以保王躬者，啓沃之托也。茲復期以爰發，豈非啓沃而兼股肱之宣力哉？是山甫之職，其無一之不備也。如此析講此章，備舉山甫之職，不德上來，亦一句提起，下分內外出入四者，乎着此皆就王所命而言，未說到盡職。下章重山甫將之方，是盡職也。式百辟冢宰之事，乃山甫本官。式則獎忠順，教不及也。太保乃山甫世官，故曰續我祖考。此正名康公舊職。康公姬姓，仲山甫乃其裔也。保王躬者是居王左右，啓心沃心，匡德輔德，使王之德日益高大者，乃所以保其身體，使王身日益堅固也。或謂輔養君德與保其身體不同，不知輔養君德方能保其身體，蓋必德修而身乃安也。出納王命，句如今通政司古納言之類。山甫承王命而布于衆，職謂之出。既布，則復命于王，謂之納。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喉舌就承

此看政本猶言樞要也。賦政于外，與上明命使賦不同。彼就德言，而此則王命之如此。言王欲使四方皆發以應其政，而德澤無所壅也。此不可便就人應說，乃正期之如此也。政以禮樂教養言。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通節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之意欲使之專意于外，而密勿無人，誰為輔養？是內不可無山甫也。欲使之專意于內，而四國無人，誰任經營？是外又不可無山甫也。不然當時方叔召虎布列在位，豈更無一可命者而必山甫耶？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合參夫王命，仲山甫之職如此，而其盡職則何如哉？彼肅肅然尊嚴之王命。

未易將也。仲山甫則奉行惟謹，而不辜一人之托，為能有以將之。邦國政事之臧否，至難明也。仲山甫則鑒別惟精，而不淆是非之辨，為能有以明之。且既明而精于理，又哲而察于事，順理而行以保其身，不待趨利避害以全軀也。夙而無怠，朝夜而無忘，夕虔恭匪懈，以事天子，未嘗怠惰荒寧以廢職也。是仲山甫之職，蓋無一之不盡矣。

析講此章美山甫之能盡職，亦要本德上來奉王命察國政，知以守已忠以事君四段平看盡職不必應上章分貼，恐有難合處也。肅肅只言王命尊嚴不易承宣之意，將王命者謂朝廷之上，法度之寬猛賞罰之得宜，舉奉行之而無廢格也。政治得為若政治失為否明之正辨乎此也。既明明字與上明字不同，明謂明于理，而是非不至于差謬，就平時言哲謂察于事而設施不至于過差，就臨時言明哲保身者謂曉得天下事理透徹，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身，蓋不求有譽而第求無咎，非全軀自保之謂，然亦就為臣時如此。

方見是盡職如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非保身而何。夙夜朝乾夕惕也。匪懈無一時一念不以精白自矢，蓋人臣一日立乎其位，即日業乎其官，而山甫夙興夜寐，一味虔共其職，苟利社稷，知無不為，縱舍身以徇君而明哲之鑑自在，非才全德備，烏能曲全至此。此二句點內外出入意不妨。昆湖云：諸侯治國之政有若否，山甫則鑒別惟精，知其善而益以主命獎勸之，知其不善而申王命以戒飭之，正書所謂旌別淑慝也。循理乃保身之本，而昧者不能也。山甫則明哲兩全，曾不逆理以自取禍。憂動乃事君之道，而怠者不能也。山甫則夙夜惟寅，曾不先身而後君。人之急于君者，或不足于保身，人之憂其身者，或不足于事君，而山甫則不然，此其所以異于常人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

叶果五反 不畏彊禦

詩經卷之六 大雅 卷之六 大雅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疆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合參然仲山甫之德猶不止此也。人亦有言柔者易制，人則吞噬而茹之，剛者難禦，人則退避而吐之，此常情之偏也。惟仲山甫于柔者則無之以仁而不茹，剛者則制之以義而不吐，惟不茹柔，故莫柔于鰥寡，皆在憫恤而不侮也。唯不吐剛，故莫剛于疆禦，皆屬我節制而不畏也。剛柔合德，中正不偏，是豈常人所能及哉。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夫人徇情之偏，下贊山甫用情之正。此并下章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以見其全美德而異于庶民。以終首章意也。柔字剛字俱以人言茹吐是俱用字，茹吞噬也，吐畏避也。不茹者有仁育天下之念，柔者易制而不肆之以侵陵，此是遇柔者則然，遇剛者則不然矣。

非偏于柔也不吐者，有義正天下之心。剛者難克而不縱之以含忍，此是遇剛者則然，遇柔者則不然矣。非偏于剛也。矜寡強禦，即剛柔之人，也不侮鰥寡，正是柔不茹之寔，不畏強禦，正是剛不吐之寔。不侮有扶危濟弱氣象，不畏有禁奸除暴氣象。此二句不過舉一事以証其不茹不吐，重上二句。此章就德之柔嘉，維則者抽出言之。山甫柔嘉最得性情之正，故能不茹不吐。○宣王中興志在哀此鰥寡，又當時強禦在位，故天生山甫以佐之，不徒以超出常情作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五反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衰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衰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彜好

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于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關矣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合參又不特此也。人亦有言德為人之易知易能其輕如毛。宜無難舉也。但凡人不免溺于拘蔽鮮有能舉之者矣。我于是謀度其能舉者。維仲山甫獨得乎天性之厚而不虧其民彝物則之良。為能有以舉之全盡而無遺也。我也心誠愛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在于彼固無待于吾之助而亦無所容其助矣。至于人主一身萬幾攸萃。袞職之闕不能無也。惟仲山甫之德既舉則能盡力以彌縫其外。至誠以感動其心。自有以補其闕而復無過之地矣。蓋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安有自舉其德而不能助君之德者乎。以此觀之。信乎天生人而厚于賢也。豈常人所可及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舉已德下是輔君德。然輔君亦本于舉德。來人言只管

德。輔一句德為人所固有。易知簡能。輕舉如毛。鮮舉者氣拘物蔽也。山甫舉之能以身體焉。物具而則自全也。即上表裏交修知行並進意。自本然之理言之。則人情莫不好此懿德。自氣質之稟言之。則有能舉與不能舉之異。愛莫助之。蓋助者生于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人之所不能舉。則無不足。何助之有。或謂莫助是愛之深處。形容好德之誠如此。非寔語。非真欲有以助之而不能。亦非仲山甫無不足而莫可助也。更圖活補闕。依註就格心上說。如正已而物正。有弭其邪心。消其逸志之意。勿用繩愆糾謬等語。宣王勵精賢君有關處。須說得穩。當按詩說云。此二句從來以為格君心之非。不知格字如何解得。補字非字如何貼得。闕字蓋闕非過失也。修攘之間。或過用其精神。即是闕補之者。只是以我柔嘉之精神薰蒸天子之剛健。自然潛杜其亢而預防其悔。所謂事一人以保王躬者。正在此亦覺有見。而荆川亦云。一日二日有萬幾。一有未善。便是闕補之。是能啓心沃心。彌縫贊襄以復之于無

過之地非格心之謂也玩唯字可見夫已之德則不藉于人之助而君之缺則有賴于吾之補山甫之有異于人何如此章語脉是總撮上文上第二章是山甫之全德即其能舉處三章以下是以德事君即其能補君處此則要而言之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叶極四牡彭彭叶補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徒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合參夫仲山甫能舉德盡職如此則今日之行吾能不因其懷而慰之乎惟仲山甫當出行之時舉祖道之祭以駕車之四牡則業業而健矣以從行之

征夫則捷捷而疾矣當時山甫思付託之甚重以才力之弗勝歉然有靡及之懷焉然其所以懷者何也蓋以四牡彭彭而壯八鸞鏘鏘而鳴是行乃王命仲山甫興營築以城東方而域民固國在此役焉其任亦甚重矣則安能以無懷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其遠行之思下表其承命之重此章正言城齊之事類師古云昔黃帝之子纁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于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兩言車馬之盛者只是道其出行之儀再言以成章耳非出祖在遠二時事也此詩為山甫城齊而作前六章言其舉德盡職如此則城齊之役特易耳然在山甫之心則以其事出于王命方且以任大責重為憂故有靡及之懷此處且含蓄只敘其心如此下城東方乃表其事言之見心之所懷者懷以是耳說者多欲將每懷靡及炤保王躬補王闕看只為看輕城齊不知溥彼韓城燕師所定肅肅謝功召伯營

之從來建侯定宅。本有不屬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固非踈山甫而出之于外。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城彼東方。蓋齊去薄姑而治臨菑。故王命山甫為齊築斯城也。附錄張又君文云。齊封王矣。曷為乎城。其說蓋在獻公遷國之後矣。昔齊之先公佐文武定天下。先王嘉之。昨以營丘當是時。天下新定。城闕未備。故夜衣就國。萊人得與爭此土也。乃太公因俗簡禮。通商便利。而國勢漸昌。塹堞具矣。越五世而胡公嗣位。時是以有薄姑之徙。其後怨積少。弟而襲兄。貝水寔唯獻公。是時胡公雖歿。而公子尚在。獻之意以為苟居舊都。必滋後禍。視封域其尚廣。何必眷懷此都也。而薄姑一遷。臨淄又一遷矣。吾聞諸侯地小人眾。則更置國都。天子為之相其勤勞。獻之遷此也。事不牟于逼隘。意寔主于避仇。夫國隘議遷公也。營邑避難私也。在天王既難。黨私以謀其居。而齊獻不敢援公以請于上。是以終夷之世。不聞有城齊之役也。至于武公繼立之年。又我天子蒙城之口。社稷之不衛。而遑扞藩封乎。淄

之不城。又何疑焉。泊乎我王御極。錄殊勳之後裔。考疆域于圖書。詔天下葺防補壞。增卑陪薄。爰及奭鳩之墟。緬懷鷹揚之烈。喟然東望。曰。予聞尚父佐我先王。功勳爛然。圖史輝煌。逮子孫失序。播遷臨淄。自獻武以來。二十餘年。不修墉壘。其能國乎。于是謀及廷臣。命我山甫。城彼東方。云。夫青州大勢。其外控藝。落為東北巨限者。無過于渤海。然沿流島嶼。一抱雖險。由天造而通。逃寔多島。藝萊藝逼。處其外觀于邊海。要害民不為居。為曠地八千里。則散衍可知也。使徒恃大川之界。而無墉堡之守。則淄維之間。寔鮮寧宇矣。全齊形勝。其內衛中夏。表西南雄鎮者。莫大于岱宗。然此山接境他州。故其陰則齊。而陽則魯。淮藝徐戎。皆出其右。其餘登禪明堂。多附本國。為南北所往來。則控制宜周也。使徒恃各山之險。而失保障之嚴。則都會所在。未有安壤矣。城之其得已哉。雖然。端揆畫諾。必崇德望之臣。集事鳩功。用推幹略之彥。乃以命山甫。則何也。吾觀先朝盛時。君奭流風于分陝。姬公營洛而東行。及我

天子嗣興韓侯就國城既完于燕師王舅出封邑乃營于召虎倘亦國有大
事非偉臣莫與任耶故山甫之始也自外而內苟非望傾朝右何致繇樊而
入侍于周今也自內而外維其名耀四遠不妨由周而出使于齊若山甫者
可謂內外交倚重矣此論可補箋註反覺孔氏多此一疑矣

四牡騤騤八鸞嚶嚶音皆叶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音

列仲山甫求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于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
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求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
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合參夫仲山甫承命而往也以四牡則騤騤矣以八鸞則嚶嚶矣仲山甫乘
此以徂齊殆必指顧集事而式遄其歸上以副天子眷顧之心下以慰僚友

宣恭之望焉我吉甫作為此誦原其降生之異及其德職之全意味深長足
以感慰人心穆然如清微之風足以化養萬物者矣然其意豈有他哉蓋以
仲山甫之徂齊也而有靡及之懷故以此誦告之使知城齊之任乃其所優
為者而聞言之下庶乎有以慰其心矣尚何靡及之足懷哉是則非仲山甫
不能承王命之重非吉甫不能慰山甫之心一代君臣朋友相與以有成而
其致中興之盛者非偶然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異其歸期之速下因表其贈言之意也四牡二句與上章
四牡亦一時事式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旋歸也此不妨用註保王躬補王
闕意作誦該全詩言穆如清風意味深長足以動人亦因山甫德業之美而
致是非吉甫自稱其誦也蓋風能感物而清風則尤感物之尤者也言能感
人而穆如清風則尤感人之尤者也故以贈山甫而慰其懷正以動山甫也
永懷只就上靡及之懷說起大事動大眾非旬日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

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曾氏註不必用。詩有三物曰風雅頌而其作者皆曰風人。謂深微和遠其象類風是則詩之教也。夫誦者頌也。蒸民之詩隸乎雅而題之曰誦。取其從容漸被有合風人之旨。曰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一之矣。古人詩以言志有不嫌于自賞自定者。此類是也。故風者雅頌之妙也。嗚呼。山甫不自賞自定而誰賞誰定乎。嶧山云此詩見山甫承王命之重而將之。吉甫知僚友之忠而慰之一時中外之臣皆足以佐宣王中興之業者矣。

蒸民八章章八句

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內外其致中興也宜哉

韓奕章

平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全首此詩因韓侯襲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諷之修職首章言韓侯來朝而

命其繼世業以修職業受命之事也。次章是入覲而膺錫予之隆。三章是返國而承餞贈之厚。四五章言返國而成婚娶之樂。末章言繼世業修職業以終首章之意是復申王命以規之也。須以續戎祖考幹不庭方為王中間鋪張錫予餞贈嫁娶總是慶幸韓侯之意。首言幹不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末言修職業是欲其修內治也。內治修然後遠人服。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

匪解音懈叶虔共爾位朕命不易音幹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壁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續繼戎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幹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合○參○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若○謂○諸○侯○繼○世○而○立○而○必○請○命○于○天○子○者○所○以○示○有○分○而○不○敢○專○也○韓○侯○之○受○命○何○如○哉○彼○奕○奕○高○大○之○梁○山○乃○韓○之○巨○鎮○也○自○昔○神○禹○治○之○始○有○此○倬○然○之○大○道○矣○韓○侯○由○此○道○而○來○以○士○服○入○見○于○天○子○而○受○命○焉○王○乃○重○其○繼○體○之○初○而○親○命○之○以○為○列○爵○諸○侯○而○北○守○藩○服○爾○祖○之○舊○也○爾○其○繼○爾○祖○考○而○為○諸○侯○以○繼○世○業○可○也○然○朕○之○命○爾○以○韓○者○以○國○事○寄○之○也○爾○當○無○廢○朕○命○夙○夜○匪○懈○敬○謹○以○供○其○職○則○朕○之○命○于○爾○者○山○河○帶○礪○國○以○永○有○終○不○至○於○改○易○矣○且○爾○既○摠○領○為○諸○侯○則○不○來○廷○之○國○正○汝○之○所○當○幹○者○也○爾○必○布○德○宣○威○以○幹○正○之○干○以○佐○助○天○子○使○內○外○嚴○明○中○國○有○常○尊○之○勢○可○也○如○是○則○職○業○已○修○而○世○業○可○繼○矣○是○始○之○來○朝○而○受○寵○命○之○重○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本韓侯之來受命下述王錫命之詞梁山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厲王之時諸侯皆叛梁山之道或未必通有倬處亦見中興氣象然

此三句只宜輕駕過蓋將言韓侯受命而先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耳受命是請命意要點出士服入見以示不敢自尊之意王親命二句是述王親命之詞所謂繼世業也無廢以下述王親命而因以戒之之詞所謂修職業也然二意亦不平修職業故所以繼世業也續戎者言汝祖考功在朝廷賞延後世故使為諸侯以續之夙夜二句串說夙夜匪懈正所以虔共爾位處無廢者侯無廢也起下修職意不易者王不易也應上續祖意不易與無廢正相應不庭方斷指下章百蠻之作亂者餘訓正不專言征伐是有文告之詞曉以順逆示以名分也虔共爾位中所包侯職寔多而幹不庭方又虔共爾位中第一事故抽出言之韓地近邊蠻彝之叛服不常故欲其布德宣威以佐汝辟無非敵王所愾使無扎顧之憂也周自穆王以後荒服不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安得不以佐辟望之韓侯○按左傳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乃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倣弦云續戎祖考欲其無忝于

觀也無廢朕命欲其無虧于君也夙夜匪懈勉之以勤虔共爾位勉之以敬
朕命不易示之以信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勸之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鞶音旂綬章音鞶弗

錯衡音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音鞶鞞音淺音幘音鞶音革金厄音旂綬章鞶弗

賦也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綬

章梁烏羽或旄牛尾為之注于旗竿之首為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

曰錫今當盧也鞶去毛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

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幘覆式也字一作臂又作幘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

鞶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為環纏蓋轡首也

合參夫王既命之矣豈無以錫之乎蓋自韓侯之始至也駕彼四牡則奕奕

其連絡孔修而且張矣韓侯乘此而入覲乃執其先世之封圭以合瑞于王

王嘉其入覲之敬而遂錫韓侯焉有交龍之淑旂有注旂之綬章所以表其

儀者至矣而飾之於車者則有方丈之竹篔為蔽有錯文之車衡以為章

車之飾何美耶有元衣而畫以袞龍赤舄而加以金飾所以華其躬者至矣

而飾之於馬者則頷下有鉤而在膺有樊纓之帶眉上有飾而當盧有鏤刻

之金馬之飾何美耶然車之飾不惟鞶弗錯衡已也有去毛之鞞以持式中

使其固而不壞有虎豹之淺以覆式上使其順而可憑車之制於是乎備矣

馬之飾不惟鉤膺鏤錫已也且以皮為鞶而餘之下垂以尚其裕焉以金為

環而纏蓋轡首以尚其文焉馬之制於是乎備矣是其入覲而膺寵錫之隆

如此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韓侯修入覲之禮下蒙錫子之恩也此章與上受命乃

一時事但受命受賜是二事上重命此重錫故再言以別之也介圭亦即是

士服來朝而以介圭合瑞于王不可泥上章是士服人見此章是用侯禮入

謝蓋介圭乃先世封國時所頒之圭始見必用此方可以請命而為信也不

然何以示信哉王錫韓侯嘉其來朝之禮而降以錫予之恩也車馬旂服皆諸侯之所以辨等威者故錫之淑旂旂之善色者也綏卽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金路無錫有鈎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贈之○王錫句管下六句交龍之旂析鳥羽以爲表章是旂之美以竹箠爲車蔽畫雜色於車上是車之美元衣而畫袞龍赤鳥而加金飾是服之美領下有鈎而樊纓爲帶眉上有飾而鏤刻以金是馬之美以去毛之皮持式中其制堅也以淺毛虎皮覆式上其文炳也此亦車飾之備處又不止箠弗錯衡而已御馬之儻有下垂之革轡首金環有纏扼之飾此亦馬飾之脩處又不止鈎膺鏤錫而已合之總見侯國之光天朝之寵○淑旂以下每二字爲一物然皆以兩物爲一類鞞鞞而覆以淺幘條革而加以金厄則可名兩物者亦可名一物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載維何包鼈鮮魚其秩維維

何維筍音筍及蒲其贈維何音去聲乘馬路車邊豆有且音且侯氏燕胥

賦也既觀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或曰卽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藪菜穀也筍竹萌也蒲蒲弱也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合參夫既覲而錫之矣迨夫返國也寧無以餞之乎但見韓侯之歸重其所徃而祖祭于道其出宿則于屠之地於是顯父承王者之命而爲之致其餞焉餞必有酒也則清酒有百壺之多餞必有餽也其餽維何則包鼈鮮魚亦必有藪也其藪維何則維筍及蒲以贈言之其贈維何則有乘馬也有路車也斯時也供帳侈都門之外邊豆列有楚之多而侯氏與顯父燕飲不有以盡相樂之情乎是其返國而膺餞送之厚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韓侯返國而重其事下言飲餞而贈之隆餞與贈不可平重餞上而贈乃餞時所予者韓侯反國仍行祖道之祭者尊其所往猶如

始行也。出祖出宿總是一處。餞之亦是于屠也。謝氏以顯父之餞為臣使之極。是而時說多謂餞雖王所使至于酒餼之多。贈送之厚。自是顯父之情。欠穩。南台云。王命顯父餞行。必不使之自備酒。殺且路車亦非臣下相贈之器也。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可見禮有等差。酒殺菽。贈四事。平看酒之多。殺之盛。菽之時。正餞中事。而出自天府者也。乘馬路車。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若主待客之禮。亦殊典也。然所重在餞。故復以邊豆終之。此句是總上文四句意。非至此方陳列也。邊盛果核。苾盛蕝醢。燕胥。韓侯與顯父相燕飲也。或言韓侯膺此燕之榮光。不作相樂說。時說以上章是君臣之恩。此章是朋友之義。下章是夫婦之情。此亦因題立意耳。非詩人本旨。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御之。又如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瞻。王之言。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北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姑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合參夫韓侯既覲而返。則婚禮可舉矣。但見韓侯之娶妻也。自其妻之族類言之。則為汾王之甥。而毋族貴矣。為蹶父之子。而父族貴矣。韓侯行親迎之禮于蹶里之中。以百兩則彭彭而充盛也。以八鸞則鏘鏘而和鳴也。儀衛備而物采章。豈不顯然其有光乎。而往迎之禮極其盛矣。蹶國以諸侯之媵而從之。以諸娣之衆。其動容則祁祁而徐靚。其類聚則如雲而衆多。韓侯顧瞻之下。豈不爛然其盈門乎。而來嫁之禮極其盛矣。夫族類極天下之貴。禮儀侈一時之觀。韓侯婚姻之盛。為何如哉。

叶眉翁反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族類之貴。下言婚禮之盛也。此作預道之詞。說觀註既

言終上角
析講此章上十句言蹶父初韓之善下是韓姑歸韓之樂亦原韓侯得配之由也總屬韓侯身上孔武以才幹敏捷言靡國不到非專為相攸而行以出使侯國而承流宣化之餘隨便為韓姑擇可嫁之所耳攸字內有覓其可以燕居者何在求其可以譽處者何在意臨川王氏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謂之韓姑說約塵不到為姑相攸皆點綴語必非實說孔樂至令居總是一孔樂川澤二句以水產言麀鹿三句以陸產言流者為川渚者為澤國語川氣之導也澤水之種也貓是虎之類與捕鼠者別以上五句言土地之美物產之盛以見韓土之可樂也九土之宜不一大江以南多川澤大河以北多平原故韓國非川澤之國也乃有流而為川渚而為澤者則地之廣可知川深而名魚聚焉澤深而辰牡育焉川澤之所窟蔽而奇禽怪獸間出焉總承是物之饒也土地物產不平言物產之盛正以見土地之美耳慶既今居總承上看慶者蹶父旬宣之日已慶之也末句方就韓姑歸韓說言

前日蹶父既喜其有善居則今日韓姑往嫁其安樂可知矣是未然事然雖敘韓姑歸韓之樂亦以見韓侯封域之樂而今日歸娶之後固知其事事適矣燕者燕然而安得其所止之地也譽者譽然而樂適其所處之情也慶源輔氏曰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姑有以當其心此章言韓姑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
溥彼韓城燕平聲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音麥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熊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貔猛獸名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梁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賦其稅法而貢其所有于王也合參夫韓土固為可樂而韓之有國豈無所自哉溥彼韓城考其肇封之始

詩經卷之六 大雅 韓奕 深柳堂

詩經正義 卷三十六
乃召公率燕師以完之也。其立國有自來矣。今王之封韓侯，蓋以韓之先祖嘗受于我先王而為是百蠻之長，則夫守藩服而因統蠻方者，乃韓之舊職也。故今錫韓侯以追貊之北國，使之奄而受之，因以為之伯而繼其緒焉。王固命爾以繼其世業矣。爾將何以修其職業以副王命乎？彼城池以固國所當修也。汝必實墉而增其所未高，寔壑而浚其所未深，畝藉以定民所當審也。爾必實畝而治其田疇，實藉而正其税法。至于歲事來辟，方物所當貢也，必獻其貔皮、赤豹、黃罷，以貢其所有于王焉。如是則職業修而世業可繼，所謂續我祖考朕命不易者在是矣。爾往欽哉。夫既述王命于始，又申告命于終，則叮嚀勸戒之意溢于言外矣。所謂不以頌而以規者，其此之謂歟。
析講此章上二句原其建國之由，輕看下則詳王命韓侯之意。以先祖至百蠻是命之繼世業，以終首章續我祖考之意。寔墉四句是命以終職業，以終百蠻無廢以下意。將言韓侯先祖故首從韓城所由築說起。當時先王命燕

師創此溥大之城，就見他命先王立巨鎮于此，以為北方百蠻之長。意王命自先王說王錫之王自宣王說，因時百蠻因字是其嶮強難服，故封之以為長也。上言因百蠻以為之長，下言錫追貊使為之伯，一也。追貊即百蠻類之多者，為百蠻種之大者，為追貊居地之遠者，為北國非有異也。此等或古未歸附而今方歸附者，故遂錫之也。無加地進律意，實墉四句承王錫來言城池不可不修，田畝不可不治，税法不可不正，土物不可不貢，固皆世職所當為。亦見韓處邊陲，蠻貊視之以為中華重輕，尤不可不整飭也。意謂韓侯既為北方之伯，其可不虔恭爾位而安于自懈哉？必高其城，深其池，以作百蠻之具瞻。正田畝之經界，定稅課之冊籍，以起北方之來極。又必獻其貔皮，獻其赤豹、黃罷之皮，以作蠻方來享之思。所謂夙夜虔共以佐戒，辟正在于此。孔疏言因時百蠻者，本立諸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夔故曰因也。百蠻云者，謂蠻服之百國，四夔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其追

其類亦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類亦因時也。于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于下。故上空其文。韓地多斥鹵。蒸之不和。築之。不堅。勢必至復隍也。韓俗好漁獵。山居近麋鹿。隰居近魚鼈。勢必至害耕也。我周都關中。乃群服之堂奧。而侯職北藩。尤京師之咽喉。梁隴以外。土寒地廣。道阻勢僻。其出處則百蠻之部落也。逼處於此。而非比險積聚以當之。其何以襄定勝之績哉。今按形勢地圖。雍為最高。而韓在其左。外敵諸邊。內蔽神州。彭衙蒲關之間。龍門碣石。斷崖絕壁。黃河環繞。境接西涼。而地寔嶢嶭。崎嶇難于生牧。蓋防禦之阻。非與區神阜也。別荒忽已久。不于初服之日。振其威權。恐後未易服也。策在始固。其困務令農安于畔。而蓄貯於邊。使民力為守可也。苟非有高塘深塹。以為之防。關則天險。不設人可飛渡。其勢易擾。而多紛。非有田伍耒耜。以為之安處。又恐往來轉徙。至去不時。其患必棄。津梁而莫禦。且觀韓隴。阨多山。寔障原野。通溝大漕。潰涓洞河。非若雲中九原之

地。平疇通坦。不可設險。倘以虛名無裨。寔政則敵將越峻嶺。渡河津。出我不意。雖有百萬之衆。曷以當之。若踐山為城。因河為固。則一夫守關。千人莫踰也。然吾與敵。非一日決勝之形。而百年持久之計。使內地不耕。民多游逸。千里饋糧。百里輸粟。是不待兩軍相當。而中國已虛窘矣。故守而不耕。乃坐賈之術。今正蒙右之欺。隱則經理。而外皆穀土也。考版圖之正。羨則砂磧。而外皆賦稅也。因田制敵。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定稅額。以省大費。待暇日以繕亭郵。坐得必勝之計。而我有以逸待勞之策。不此之圖。而尚欲他為乎。登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國。徹田為糧。可以足國。宣王為邊方慮。亦詳矣。考之禹貢。梁州云。厥貢熊羆。狐狸。織皮。豸。可見韓王原該貢豹皮等。或謂此等皆韓侯俾諸。獻獻者。獻豹皮。而豹皮之國。庭矣。獻赤豹。而赤豹之國。庭矣。獻黃羆。而黃羆之國。庭矣。更詳之。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周自汾王失道。諸侯繼世而立。多不請命。宣王中

興有此詩人敘其事以美之非徒美韓侯能請命寔美宣王能錫命韓侯故通詩以王命為主至其中錫餞之禮與婚娶之事無非道其一時之盛

江漢章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彝

全章此詩作于成功受賞之後蓋追言召伯之成功與宣王之報功也當以肇敏戎功用錫爾祉為主上三章總是肇敏戎功一句意下三章總是用錫爾祉一句意細分之一章二章言其經營而成功三章言其疆理而成功四章追述始時王命以立功而示以報之之意五章總上平彝辟地之力既成故遂賜策命之詞而拜受之末章言召公所以受賜報稱之事而及其勸勉之詞也全詩大旨只是出師以伐淮彝故曰總敘其事三章之疆理乃既伐之後又命之如此亦平淮彝後之一事耳不可謂總敘其事兼疆理也通篇臣是以武功受賞君是以武功賞臣而末云矢文德洽四國則知武特

以平一方之彝而文所以隆四國之化詩人之旨微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來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遊

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合參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彝詩人美之若謂我穆公以王朝之重臣膺平淮之重寄其行也何如但見所涉之漢則浮浮而甚盛矣所率之武夫則滔滔而順流矣是行也皆秉敬戒之心莫敢有安處而遊遊者蓋曰淮彝倡亂乃王法之所不赦故我之來也必剪此醜鹵惟淮彝之是求耳車所以禦敵則既出我車矣旟所以統衆則既設我旟矣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莫敢有安處而舒徐者蓋曰淮彝犯順乃天誅之所必加故我之來也必陳此王

師○惟○淮○蔡○之○是○伐○耳○是○其○始○出○而○持○重○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順○水○勢○以○伐○遠○下○言○盛○軍○容○以○伐○遠○只○是○一○事○一○意○而○
 兩○敘○之○以○成○章○耳○非○出○車○設○旗○為○來○求○後○面○事○也○徐○州○有○蔡○在○淮○北○揚○州○有○
 蔡○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所○由○之○路○故○首○以○江○漢○為○言○蓋○自○周○而○南○出○于○江○
 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滔滔○武○夫○行○貌○非○水○之○貌○匪○游○匪○舒○是○守○律○
 見○其○武○來○求○來○鋪○是○聲○罪○見○其○勇○觀○注○行○者○皆○莫○敢○安○徐○自○是○人○心○競○勸○如○
 此○無○警○戒○下○寧○意○觀○註○而○曰○二○字○正○是○鳴○其○罪○而○討○之○有○罪○人○必○得○之○意○求○
 者○以○淮○蔡○散○處○潛○伏○故○欲○求○得○其○渠○魁○鋪○者○以○淮○蔡○竊○據○中○華○故○欲○陳○師○以○
 誅○討○總○敘○不○兼○疆○理○言○蓋○疆○理○之○命○原○是○平○淮○蔡○以○後○事○○永嘉陳氏曰江
 漢○常○武○二○篇○同○言○淮○蔡○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游○者○是○淮○南○之○蔡○也○若○北○則○
 江○漢○非○從○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蔡○也○若○南○則○徐○土○
 非○聯○接○之○境○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

蔡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匪安句○昭敬戒看○蓋四方未平○王心
 未慰○故不敢即安○此成功之本也○出車設旗二句○又在武夫內○推點出師光
 景○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
 有爭叶韻王心載寧叶韻

賦也○洗洗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合參夫既伐之其成功果何如耶○但見江漢則湯湯而盛矣○武夫則洗洗而
 勇矣○召虎率此師衆以經營淮蔡之四方○凡發謀出慮以爲蕩平之策者○罔
 不盡也○但見師衆所到淮蔡望風而服○不待戰勝而即以告成功于王焉○夫
 王國以四方爲安危也○今成功奏而四方既平○則內而王國永保其根本之
 固○不其庶定矣乎○王心以天下爲休戚也○今王國定而時靡有爭○則上而王
 心無復宵旰之警○不其載寧矣乎○是其既伐而成功如此○

折講此章上四句言伐彘以告成功下是著其成功之大也首二句輕輕過過經營即上來求來鋪中間有許多處置安排如何以屈其力而服其心也兼招携懷遠摧陷廓清說全在籌策不專恃兵威四方指淮彘之四方蓋白朝廷言之則通謂之四方耳觀下式闢四方便見如徐州以南秣陵以北江門以東江都以西是也曹氏曰宣王厲志開復南征荆蠻北伐獫狁至于常武江漢淮之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則四方主天下不粘淮南疏義云淮南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定故征伐淮彘者所以經營四方也方山云還依一方倡亂四方不平之說此亦疏義之意纔一經營便爾告成想平淮不甚費力也故王師一至已望而靡矣成功指返侵服畔言告成露布以告也蓋昔嘗以經營之功期之而今果得以持而獻也內外相維故王國視四方為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輯而內寧也上下相屬故王心視群心為休戚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或以匹

方平總起王心寧總承理雖可通恐非詩體

江漢之許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委反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并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于王國而已于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合衆夫成功雖告于天子之廷而召伯猶在江漢之許王又以疆理之責而再命之以為淮彘倡亂四方之地不免見侵并田之紊也甚矣女其式辟四方之侵地而徹我疆土以復井田之舊可也夫經營甫畢而疆理遂行非樂于多事而病民亦非欲速其功而急民蓋什一而賦乃我周中正之法而為四方之極者也今為淮彘所侵亂故欲辟而徹之者正使四方來取正于王

國而遵行乎什一之法也。故召虎承命，遂往而疆之，以畫其大界。理之以正其溝塗，直至南海之濱而止焉。其疆理之功有如此。析講此章上六句，述王命疆理之意。下述召公疆理之功，再言江漢之游者，係上事起下事也。上告成，是馳檄報捷，非召虎之自歸也。此王命是勅書再來，即江漢之游而命之也。諸家多云：前經營已竟，疆理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尊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此說非也。式辟四句，正述王命之詞。辟有開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意，非徒芟其草萊治其荒蕪也。徹乃即其所闢之土而布以徹法。蓋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也。以瘡痍甫定之民，而遽嚴國法，似乎疾以武事方定之際，而即行經界，似乎棘故曰：匪疾匪棘，徹以取民。此王國一定不易之極也。今則闢其侵地而治其疆界，乃使四方來取，正于王國而相安于君一民九之常。此有豪強不得兼併，貪暴不得多取，意疆理正徹，疆土之事。疆者，如夫九爲井，井十爲通也。理者，如

井間有溝，通間有洫也。海在淮之東南，故曰南海。蓋非淮奠地，乃其所侵之地也。侵地至于南海，故疆理亦至于南海。環江海無不闢之土，亦無不徹之田，而王國之極立矣。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反無曰予小子，叶獎反召公是似。叶養反

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甸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也。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合參夫經營疆理，兩盡其功，則召虎之功懋矣。王者可無以報之乎。蓋向也淮彞倡亂之時，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游，徧治其經營疆理之事，以布王命。嘗勸之曰：昔我祖文武受命之時，實賴爾祖召公爲之楨幹。凡夫敷政而辟

國者其功至今在也。今爾任旬宣之責，毋曰以予小子之故事，關天下忠在王室，而于爾躬無與也。當知維翰之勲不續，則康公為無孫，江漢之績不成，則爾為無祖。但自為嗣，汝召公之事，疆理有勞，益顯舊臣之風，烈經營匪懈，不隕元老之家聲耳。誠能筆斂爾功，無愧于康公之輔文武，我則豈可曰以爾召公之故事，關世濟，孝在爾躬，而與我朝廷無與哉。當知江漢之績不成，則爾為無祖，江漢之績不報，則我為無臣。我自宜遵我文王之典，錫予優厚，用彰屏翰之奇勲，寵命加隆，式昭周家之大賚也。夫王命召虎，其激勸之意如此，然則及今有功而報功之典，又豈容已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勉之以建功，下是示以報功之意也。旬宣句串看江漢未平則徧治經營以布經營之命，江漢既平則徧治疆理以布疆理之命也。以上是詩人敘詞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之詞，文武二句本其世功以起勸勉，意維翰亦當兼經營疆理二意，言撫綏南國而著經營之績，日辟百里。

而有疆理之功，或云泛言為是，不然。經營邊便旁合了，召康公在江漢之問，故言之無日二句，見匡國之忠本承家之孝，來戎功即經營疆理之功。肇敏者謂自爾開之而勉力以致功也。錫祉謂經營疆理能有成功，則爾以康公之翰文武者為吾翰，吾亦以文武之福康公者為爾福矣。須合下章意看。此追述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經營疆理之事，而起下章所敘賞賜之事。文武四句以繼先勉之末二句，以報功歆之總，是將以下章文王之命康公者行其賞，故此先以康公之佐文武者論其功。

釐音離 爾音爾 圭音圭 瓚音瓚 反 才音才 早音早 柜音柜 匭音匭 反 一音一 告音告 于音于 文音文 人音人 錫音錫 山音山 土音土 田音田 反 于音于 周音周 受音受 命音命 叶音叶 滿音滿 反

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賦也。釐賜尚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辭。言錫爾圭瓚柜匭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

敢專也。又使往受命于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合參夫既有是成功矣。而王之用錫爾祉者。何如。故策命之詞有曰。釐爾圭瓚。與秬鬯之酒。一尚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王。而錫之以山川土田。以廣其對。已。然使受之于此。而不于岐。周乎往焉。亦未足以見寵異之意也。又使之往受命于岐。周從爾祖康公受命于文武之所以寵異之。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爾祖之有賢胤也。君恩之渥。至是無以加矣。于是虎拜稽首。以受策命。而祝天子以萬年。使長守富貴。永為華彞之主焉。庶足以盡報答之誠于萬一也。析講此章上六句。述王策命之詞。下言召公受策命而祝願之也。惟虎之功在宗社。故錫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人。惟虎之功在疆圉。故錫之山川土田。

以廣其封邑。必告于又王者。以山川土地。先人所授。而周之受命。又始于文王也。然又以自鎬京錫之。即自鎬京受之。特封功臣之常典。未足寵異之也。故又使之受命于岐。周用文武待康公之禮。以待之一。以顯召祖之有賢胤。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其所以寵異之者。至矣。然圭瓚秬鬯。不過增其寵秩。故錫自王命。若山川土田。雖人主不得私。必告于文人而錫之。是賞非宣王之賞。直稟命于乃祖文王也。功非召虎之功。直受教于乃祖康公也。三代人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于人心天理。而感動之。豈以懋賞為一人之私恩哉。此只是所錫之物。其詞具于策書者。受于岐周耳。非并圭瓚等。亦受于岐周也。有說策命之詞。只四句。此二句是敘事之詞。非策命之詞。虎拜二句。要寫許多報稱之私形容。不出光景。召虎中藏感激。而稽首揚言。竟不知何以為報。展轉思維。捐軀靡及。亦曰天子萬年而已。萬年有水清江漢之波。未收淮南之貢意。祭統云。賜爵祿必于太廟。王制九命然後。

圭瓚。瓚，孔氏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賜之。釋器云：圭，中尊。按：瓚，人掌和鬯，以實彝而陳之。則瓚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瓚，一曰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尚。賜時未祭，故曰盛之。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作召公考。叶去。天子萬壽。叶殖。明明天子。叶獎。令聞不已。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邢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釐伯尊敦。邢共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于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合祭夫召虎既拜賜于周矣，遂奉策書以告廟，再拜稽首于祖考之前，以對揚天子之美命。由是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之策命于其上，以考其成。且所

勒之詞，又祝天子以萬壽，使王之策命與廟器同其不朽，而稱願之私亦與廟器相為悠久矣。不特此耳，又謂我明明天子也。內修外攘，今固有此令聞矣。又必自此而進之，使令聞之光昭愈久而不已焉。然非武固無以定禍亂，而非文亦無以襄太平。要必不極意于武功，而敷陳其文德，使教化之甄陶者，浹洽于四國之間焉。夫然則成功可保于無虞，令聞可垂于有永，寧非臣子之深願乎？夫君酬其功而隆錫予之恩，臣受其錫而盡忠愛之誠，君臣之相與如此，所以成中興之業者，非偶然矣。析講此章上四句，是昭君賜而祝之。至下是進君譽而勸之。深虎拜稽首與上不同。上是拜于文廟，此是拜于康公之廟。正用圭瓚以祀其先之時，作廟器勒策命，則策命昭然在人耳目。故曰對揚對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總是張皇之義。作召公考，謂作康公之廟器。勒王者之休命，使宸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考。蓋即考王命之成也。大抵事功有迹可見。

者謂之成。勒策命于廟。器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若作成
功說則失之誇矣。天子句是祝詞。并勒之策命後也。明明二句。重在不已。連
下二句作一串說。言吾王內修外攘。以建中興之業。今聞已著矣。而不特著
于一時已也。必將愈久而不已。且又不特江漢肅清。武功告成而已。又必矢
其文德。令禮樂教化。直淪肌浹髓。以徧于四國。所謂令聞不已。其在斯乎。令
聞勿專。泥平淮說不已。本是美之之詞。而寓進之之意。矢文德句。似窺見宣
王有好武意。其勸勉處。正見報答深心。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
勉宣王。蓋不矜已之功。而納君子德意。遠矣。武則經營四方。文則洽此
四國。前後兩句。自爾對炤。惟四方有一番經營。則四國少不得此一洽。洛
水當承平。而乃曰作六師。江漢方用武。而即曰矢文德。文武並用。周家有道
之長也。固宜。馬上翁一片雄心。被陸生數句道學說得。水冷可知。武定文
安。千古不易。惟漢光武識得此詩。南唐欲終身不用兵。徒虛語耳。

江漢六章章八句。華谷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蔡
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蔡。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蔡同三監
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
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南之蔡。又命皇甫平。淮北之蔡。蓋
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蔡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蔡平。然後
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于宣王大雅之末也。

常武章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全旨此詩蓋美宣王自將而作。通詩重王者。身上方見美自將意。前五章重王
旅。嚶。嘽。一句是服遠之威。末一章重王猷。允。塞。一句是服遠之本。細分之一
章。言其親命大師。二章言其策命司馬。三章言王師在道。而先聲可畏。四章
言王師至徐。而威武奮揚。五章極言王師之無敵。末章歸諸王道之大。當時

宣王分明以兵威服淮彝顧以王道歸美之乃美不忘規之意○篇中命曰王命武曰王武旅曰王旅而猶復曰王猶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于兵威無非歸功于天子而已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南仲音太祖音大師音皇父音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叶音既敬叶音既戒叶音此南國叶音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太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太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太祖者稱其功世以美大之也

合參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若謂吾王憤淮彝之傷為自將之行而當時所命以董于師者果何人乎但見王命之發赫赫

嚴明明其光顯命彼卿士以南仲為太祖官太祖字皇父者整我六師使士卒之練習不至于違律而難齊修我戎兵使器械之精好不至于朽鈍而難用夫師既整矣兵既修矣使恃此而不敬戒未必其成功也又必嚴敬以臨之而無傲慢之心戒懼以處之而無輕易之意所以然者蓋以淮彝倡亂而南國為之不寧故今之治軍戒而存敬戒者正欲除淮北之患以整南方之國使斯民得以獲安堵之休也是親命大師以董其軍事者如此析講此章言親命三公而總治軍事以為伐遠安邦之計首句正指王命言緊連下文看赫赫言威命之尊嚴明明言號令之光顯見非昔之委靡闇弱也要得中興意謂自彝厲以來威靈不振幾于泯泯滅滅矣宣王奮然中興親征淮徐之土如雷霆之驟發而日月之光昭也故云王命宣王親命也以皇父為大將故須親命之此句有世功欲其繼祖曰大師皇兼大師字曰皇父總一人耳曰南仲太祖

父者敘其位望欲其盡職也。六師天子之正。見自將。惟其自將。故特提出。我師我戎。整者比其什伍。定其部分也。以兵數言。修者選其車馬。精其器械也。此句以兵政言。既者期其如此。意是不敢怠戒。是不敢忽。此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自將。此尋常嚴整。不同此句。全在惠南國上。着神見得。戰勝攻取。固所不難。要惟萬全取勝。一安民。俾南國受吾兵之利。而不受吾兵之害。此中須大費精神。故不得不敬戒也。南國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乃淮北之彝。徐州之彝南。則諸國為之不安。故云然。○末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太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卿士。又曰太師者。周家不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太師也。詩人欲張大宣王之親征。故稱其為世臣。曰南仲。太祖稱其為重臣。曰卿士。曰太師。稱其為名臣。曰皇父。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合參夫是行也。既有太師以董之。又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也。于是王謂內史之尹氏。書王命于策。以命程伯休父。以為司馬。使之左右陳行。而部伍之嚴。整俾我師我旅。左不愆于左。而皆知乎進退之律。右不愆于右。而皆明乎步伐之方。于以循彼淮浦之地。而省此徐州之土。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而為弔民伐罪之師焉。然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使久留于此。則農不得以就緒矣。故罪人既得。即當整旅而歸。不留兵以鎮之。不屯處而擾之。庶徐土之三農。得以就緒。而無廢時失事之憂可矣。是策命司馬以副軍事者如此。

析講此章言策命六卿以副其事以為伐遠厚農之計首二句詩人敘詞以下皆策命之詞王命就策書說上是王親命之此是內史命之也程折內邑伯以爵言休父其字也左右陳行謂結陣而行部伍極其森整戒我師旅謂陳師鞠旅紀律極其嚴明淮浦即是徐土以淮實環繞于徐故必欲循而省之若以淮浦為經歷之所則徐在其南而為淮南之彞矣循有環視之意省有熟察之意察其為亂者而伐之所謂殲厥渠魁有從罔治不欲襲及無辜也留如孔明平孟獲而議者欲留兵以鎮之蓋宿兵以厭其心也處如王全斌平蜀而師遷延不返即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也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註謂高原下隰平地之農方山依此說此就淮浦之農言恐將驕而慢敵則曰既敬既戒恐師老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處皆是慎武事而不欲窮兵之意蓋驕兵誨敵老師病農俱非時雨之師亦非不得已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

孫叔宣

六卿副之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兵以速為土久則毒民而傷財太師皇父王親命之程伯休父命掌誥之臣授副將之策者何也蓋三公之體尊而六卿之職卑尊卑有定分朝廷之體則然也後世緩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踰等越次義取于駕馭而將帥不和非善于將將也善將將者若周宣王焉可也孫策據江東士眾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呂子衡願暫屈小職自領都統以部分之此即左右陳行之意也不然日過健兒士卒離心雖大將有國士之風而裨將無人鮮不及于敗留處之害有三行師百里則千里之內無寧居用兵十萬則百萬之財可立耗况久戍遠方進無可戰退無可守不特坐糜輸輓而使畿內力穡之赤子披堅執銳不得休息棄有用之人守無益之地方疲于下財置于上則留處之害一變亂之後家室轉徙所異剪滅寇虐稍稍安集耳而復駐兵設鎮戎馬交錯烽燧斥堠絡繹不已且重之以城堡之修築衣甲芻芻之時備湯火甫脫徒役頓增而

孫叔宣

或士飽馬騰坐無所試轉起而為侵掠民之苦兵甚于苦寇則留處之害又
一徐淮之地國賦所仰給也土狹民衆不若邊鄙虛曠可以開屯置牧且戰
且耕一旦兵民錯處阡陌連營有輟耒而逃耳兵有轉餉之費民失耕作之
業而且迭相更代往來釋騷大府之藏耗竭而不能應欲減餉則兵無可減
欲加賦則民無可加上下交困變生意外則留處之害又一嗚呼從來興兵
襲遠辟疆啓土功成之日措施失當或屯駐不撤或遷延不返廢農功而貽
後患往往然也宜王深鑒其害而叮嚀告戒誠有以哉或曰武王之定天下
也戢戈素弓偃武不用而豐年屢奏享國長久秦人銷鋒鑄鍊以弱黔首而
一夫作難身死各滅其間得失恒相半也不知周之偃兵所以安民秦之銷
兵欲以弱民仁暴殊而興亡各異夫豈不用兵之故哉若武侯渡瀘或勸留
未鎮而武侯不從終蜀之世南人畏服蓋深得宜王不留不處之意矣

赫赫業業叶宜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叶蘇釋騷叶蘇震驚徐方如雷

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
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釋連
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
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于其上不遑安矣
合祭大軍事既備天子遂將以行但見威靈之震赫乎其顯明氣焰之張
業業乎其盛大發華夏之氣勢而大振聖主之皇靈有嚴乎其天子也于是
王師之出惟遵其紀律舒徐安行匪紹焉而失之糾緊匪遊焉而失之遲緩
無俟王旅既至而義聲先播已有以禡其鬼而奪其心矣徐方之人莫不連
絡擾動而不敢以自安震怖驚駭而不敢以自寧有如雷霆作于其上而徐
方極其震驚焉所以然者蓋以理正詞直又以天子之威臨之其有不聞風
而靡者歟是王師在道而威之可畏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天子自將之威下是有以畏服遠人之心也赫赫威靈
光顯業業氣勢昌盛此便是有嚴處徐方畏服皆本于此上二章皇父為大
將休父為副將此更提出有嚴天子見天子之自將也嚴曰有嚴此中便藏
一個王猷在內王舒六句一氣滾說下匪紹匪遊言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
失之糾緊亦不失之遨遊也蓋威嚴之體自是如此疾則失之輕遽緩則失
之散漫便損威嚴矣徐方四句反覆形容極言其震畏之狀釋騷震驚如雷
霆作于其上皆有摧擊之虞要本天子自將之威說來震驚徐方就我說徐
方震驚就徐方說赫赫業業言其威靈之顯盛也匪紹匪遊言其師行之
節制也如雷如霆言其聲勢之磅礴也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釋騷徐方
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懾其心矣漢武巡邊匪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
軍親率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
北河勤兵十八萬騎旌旌徑千餘里威鎮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縣于漢北關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臣慕北
寒苦之地為匈奴驚焉此詩有此聲勢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進厥虎臣音闕音如虓音虎鋪音敦淮音濟音仍執醜音虜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
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合參造夫至徐也天子奮其威武有如雷霆之震怒而凜然天威之不可犯
矣王者之威既奮則將士之氣自倍由是而進厥虎臣也忠勇激烈有闕如
虓虎之雄布其師旅厚集其陳于淮濟也有仍執醜鹵之勢故此淮浦之地
向為淮藪所據者截然齊一今則皆王師之所矣孰敢據此以拒我哉是王
師既至而有必克之勢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王者克敵之威下言其勢之不可犯也重王奮厥武句

詩經卷之六 大雅 采芣

一人之威奮六師之氣倍震怒本奮武來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謂震動其聲而勃怒其色也虎臣泛言不止皇父休父闕如虓虎言將帥之勇發于忠憤非激而怒之也鋪言衆之集敦言陣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勞餘力者亦言其勢如此不可寔作已執了此要見虎臣之武皆爲王之武六師之武皆爲王之武末二句總承淮浦向爲彝所侵今纔至其地截然不可犯皆爲王師之所莫敢盤據出沒于此矣此章只論氣象如此非交兵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鋪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

克濯征徐國叶越通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合參以王師之無敵言之但見大權統于天子而六師爲之張皇以師旅則嘽嘽而衆盛焉兵貴神速則如飛如翰何疾如之兵忌寡弱則如江如漢何衆如之其靜而斂之也則如山之苞而不可動其動而縱之也則如川之流而不可禦綿綿焉而部伍之連屬莫得而絕之也翼翼焉而行列之整齊莫得而亂之也其機之密也則應變無方不可得而測之也其鋒之銳也則所向無前不可得而克矣以此萬全之師而大征徐國有不戰戰必勝矣夫誰與王敵哉

析講此章上七句言統無敵之師下言伐有罪之國也重王旅二字要發出天子自將兵出萬全意此句提起下六句正極狀嘽嘽二字數如字形容之詞不作喻說如飛句言從事之敏趨闕之疾可以覆其不及備之謀如所謂從天而下迅雷不及掩耳也如江句言六師之衆列國之兵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獵獠百萬如江漢之渺茫一望無際也如山之苞如軍不夜驚陣不

可○撼○之○類○朱○叔○熙○曰○此○句○亦○自○行○師○上○看○是○乃○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舍○卒○臨○
 之○而○不○驚○意○如○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也○不○可○作○屯○兵○看○亦○好○如○川○之○流○
 言○突○陣○而○來○擁○衆○而○至○其○鋒○不○可○當○如○川○流○之○沛○然○也○綿○綿○言○部○伍○聯○屬○前○
 衛○爲○驅○後○衛○爲○續○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所○謂○合○千○萬○人○而○爲○一○身○也○翼○
 翼○言○行○隊○整○齊○左○有○爲○屯○右○有○爲○聚○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所○謂○合○千○萬○
 心○而○爲○一○心○也○不○測○者○步○伐○有○不○易○之○程○或○變○化○出○之○而○若○秘○旂○鐸○非○必○勝○
 之○真○或○虛○實○用○之○而○如○新○奇○正○反○發○而○分○合○無○常○知○者○無○與○知○其○謀○也○不○克○
 者○材○勇○果○毅○所○至○辟○易○敵○有○備○而○皆○窮○信○臣○精○卒○所○向○披○靡○敵○有○遭○而○輒○蹶○
 戰○勝○攻○取○動○出○萬○全○勇○者○無○與○角○其○力○也○濯○征○徐○國○洗○滌○其○穢○污○而○咸○與○維○
 新○有○一○舉○而○蕩○平○意○詩○說○飛○已○疾○翰○又○疾○所○謂○後○人○發○先○人○至○也○江○漢○言○
 大○師○之○衆○前○無○始○後○無○終○也○如○山○靜○翁○之○勢○撼○不○可○動○藏○于○九○地○之○下○也○如○
 川○動○關○之○勢○往○不○可○禦○動○于○九○天○之○上○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直反徐方既回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

王曰還歸叶古同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責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辭此篇王實親行故于卒章反覆其辭以歸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臣以爲戒者是也。合參然王之服遠豈特兵威之盛而已哉蓋吾王內修外攘而王道之敷施者皆以純心而行純政凡經綸于廟堂而敷布于海隅者則胸乎其允而不僞實而不虛也夫是以聲教之感素懼于葵心而天討之臨自樂于效順徐方之背叛者既于我而來歸焉徐方之渙散者既于我而來同焉是皆王道之大致之也彼卿士司馬不過承命以輔之而已謂非天子之功而誰功哉且天子有此行者爲徐彝之亂四方故也今則四方免兵革之亂而悉獲平定之休徐方不特既來也咸稽首而來庭焉徐方不特既同也咸心服而不

同焉。蓋至是而所謂惠此南國者無不惠矣。吾王于此幸與天下相安于王道之內亦曰班師還歸而已矣。豈久處哉。夫服之以兵威而本之以道此所以為帝王之師也。詩人反覆言之其亦美不忘規之意歟。

析講此章是成功而班師之事。蓋反覆其詞而以王道服遠歸功于天子也。前言王命王武王旅分明是兵威而此章直本之王猶猶不訓謀而訓道不單指用兵說允塞皆在心上看允者心不欺塞者心不偽此句實一章之大旨。下七句俱根此說去來者歸附不復叛也。同者群聚不復渙也。皆根心服上說雖王猷之布初非為服徐方計而徐方之來同實係于此。即料敵制勝無所用之是皇父程伯且云。畫而况從行之六師與陳行之左右信乎。惟天子之功矣。講天子之功句須張皇得體見百年大勳可告之祖宗示之臣民垂之孫子也。淮虺背叛四方所以不平今來且同則四方無擾攘之驚而既乎矣。曹氏曰宣王北伐獯豸西征羗戎南威蠻荆獨徐方未服今來

朝于王庭則四方既平矣。平則不特來且易不庭以來庭而稽首稱臣矣。不特同且改逆命而從命而中心無回矣。只叠叠說下無非欲歸功于天子耳。至是而王之惠南國于斯緒三農于斯尚可留處而窮兵乎哉。王曰還歸即武王戡戈彙矢之意。蓋誠知武功之不可黷而文德之不可不修。所謂因以為戒者如此。既曰徐方既來既同又曰徐方來庭不同故曰反覆其詞。

沈無回云平淮西碑歸功相臣而不及懃識者傷之。此歸功天子而并及皇父尹氏真宇宙大文章也。麟士曰既同比既來稍進或有來有不來亦謂之既來而同則無人不來也不同比來庭亦稍進來庭亦其身而不回則其心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古義按竹書紀年此與上章事在宣王六年。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蓋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有戒也。後漢西羌傳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司馬本紀宣王

既亡南國之師乃料太原可見周家累葉所不足獨武耳故江漢常武皆極夸之

瞻卬章

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全首通詩自六章以上是詳敘致亂之可憂下是示以禍變之可回也析言之
一章二章言時政之弊所謂亂也三章四章詳婦寺之惡乃致亂之由五章
言王致亂而不能救六章嘆國之必亡而切感傷之情末章則欲其法祖以
救亂也。詩中雖並言婦寺當以寵褒姒為主蓋女謁盛故詩人親婦寺近
則正人疎女戎興而外狄乘之此定勢也故詩人憂人之云亡亦欲其用正
人以承克鞏之天而已

瞻卬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音瘵

賊音賊蠢疾靡有夷屆音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音瘳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蠢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
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
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于是有小人為之蠢賊刑罪
為之綱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合參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若謂天下之亂未有無故而致
者于觀今日之亂而知禍所從來矣彼昊天以惠民為德今瞻卬昊天則不
我惠固已使我甚病而不寧矣而又降此大亂之災使邦國危殆靡有所定
凡士與民皆受其病也天之降亂如此于是所用不得其人有人為之蠢
賊其為害也靡有平夷屆止之期用刑不得其當有刑罰為之綱罟其為患
也靡有夷平瘳愈之望則士民之病將何時而止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天之降亂以病民下詳病民之事也瞻卬是望惠于天
惠是惠顧之意或曰惠順也孔填不寧以方山從輔氏作病說或云只甚久

不寧意邦是天子之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之朱公遷指國論與國政言
國論不定故聽任得以偏用國政不定故刑罰得以偏用此不必從民不樂
其生士不安其位何瘳如之惟昊天不惠所以甚久不寧而降此大亂惟其
降亂所以國即危而士與民皆病作一氣說此乃人所為而歸之天者亦無
所歸咎之詞蠹賊四句此亂象也亂本則在第三章蠹賊虛指其人罪罟寔
指其事靡有夷居靡有夷瘳正上文孔填不寧意刑罰不當由于任用匪人
原非兩事

人有士田女音汝反有音西之人有民人女覆音之此宜無罪女反收音由之音二

彼宜有罪女覆說音稅之

賦也反覆收拘說赦也

合泰然蠹賊網罟之病何以言之彼貪婪者以侵漁為措剋慘刻者以刑罰
為網羅是故人有士田非人所藉為養廉之資耶而女反掩而有之曾不思

昔先王剖符錫壤各有寧宇瘠人以自為肥汝何利焉人有人民非人所依
為守邦之助用而汝乃攘而奪之曾不思昔先王分土授民各有管轄割人
以自為多於汝安乎至如此有好修之民言懼避尤動處得讓直無罪矣而
汝反收之介士幽於囹圄填寡罹于岸獄何不幸耶又如彼有作慝之氏莫
視五章弁髦三尺宜有罪矣而女覆說之比法麗於生條深文夷于末減何
厚幸耶貪利民之出虐利民之入貪浚民之財虐殘民之命民生斯世何堪
此二病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黷貨無厭下言淫刑失中皆歸在王身上去輔氏云發
上章末四句之意上四句承蠹賊之言而述其侵牟奪取于人者反覆無常
也下四句承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于人者反覆不當也二人字指君
子言二女字指小人言米邑所以養君子而反為小人之所有所奪此便是
蠹賊無罪者收之有罪者脫之此便是網罟所謂士民其瘵者如此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反亂匪降自天。叶登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平反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友但言婦人之禍。未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合參然要其所以致此者。豈無其由哉。彼男子正位于外。為國家之主。宜哲也。故有哲則能用。人行政以致治。不有以立國乎。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友但言婦人之禍。未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所事哲也。哲則適以生事。啟釁而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非不善也。而反為梟為鴟。人莫不畏而惡之者。蓋以婦有長舌。能變亂是非。而禍亂之階從此始矣。是以至于覆國也。若是則降此大戾者。豈真出于天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君子之言。非養德則規過。常有教誨之益。若夫匪教匪誨。而徒事多言。適以相倚而為亂者。是維此婦人與寺人耳。豈可近哉。
析講此章上八句。著婦人所以害國。下并言婦寺所以害國。南台云。寺特帶言之。以見婦人之言不可聽耳。此說恐于任奄人之意太輕。或云。因此章有婦寺句。詩柄以雙褒姒。任奄人並言。其寔婦為主。寺帶說。觀此與下章。登言哲婦。婦人可見。哲夫句。只引起哲婦句。不平。哲為男子之德。婦人而哲。將必于預外。政未有不覆國者。懿以色之美。言非即就哲上說。為梟為鴟。言人之惡而厭之如此。且虛看長舌二句。正見之。長舌與匪教匪誨相應。厲字應首章厲字。首言降此大厲。而階此厲者。竟自哲婦當之。亂真非自天降矣。匪降

三句釋首章意也。匪教匪誨，本長舌來時維婦寺見其言之不可信也。正人君子之言，足為我教誨。若婦寺之言，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非誣譖夫人則戕敗其上而已。此所由興也。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閣，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頗有無嚴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起。○廬陵歐陽氏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鞫人伎

音似叶 志忒譖始竟背

必豈反 豈曰不極

伊胡為慝如賈

音似叶 三倍君子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伎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

獲利之多也。公事公朝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伎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于前，而終或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公，為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合參然是婦人奄人其惡可勝道乎？蓋其外逞智辨之巧，以窮人之言內存伎害之心，而變詐無常，其或倡為譖妄而偶有其驗，固欣然以取幸于君矣。縱使為譖于始而終或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止極。且優然自安曰：是何足以為慝乎？婦寺之敢于為惡，其情狀蓋如此矣。彼商賈之事，非君子所宜識。猶朝廷之事，非婦人所宜與也。今賈獲三倍之利，而君子識其所以然，是識非其所當識矣。然則婦人治內為職，本無朝廷之事，而乃舍其蠶織以圖之，是反與國家之政矣。則豈不為慝哉？觀此而天下之亂

信由婦人而生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兼言婦寺有鞫人之惡下又言婦人與政之非也鞫如鞫獄之鞫直推勘到底使人不得言也按惑二字貫上意起下意謂舞智御人每以伎害而濟其變詐也諧始竟非謂所行背其所言謂後日的言語不驗與相背也伊胡為惑謂器不自反反以為口過恒人所不免也婦寺之情如此其必不可與政也明矣如賈三倍只借君子以引起婦人乃假如之如不作喻說以君子而忘義計利以婦人而舍內專外皆非所宜也如賈二句不作興不作比是例論語毛傳婦人無外事雖王后猶以蚕織為事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婦人休其蚕織而干與朝政其智辨巧詐又足以濟之則朝廷之上安有清明之期此國事所以日非也○詩說伎害鞫人之根而惑即諧始竟背之根此雖是婦寺之譏諧陷人罪罟而長小人之蠱賊處寔婦人肆其長舌與寺人相倚而亂功公事如此故下以君子不

宜識商賈之利責婦人不宜于朝廷之事

天何以刺叶音何神不富叶方舍音爾介狄維予胥忌采芣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思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合參夫婦人之亂人國如此顧其用之者王之咎也彼吾王為天之子天宜有以眷王矣今何為責王而降此大厲之變乎吾王為神之主神宜有以富王矣今何為不富王而有此困窮之患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惟信用婦人則有內戎者必有外戎是必將有彘狄之大患矣今王舍之而不懼

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且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王遇災而不恤以威儀則迷亂而不知自修于已以善人而則亡而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殄瘁也宜矣。安能回天神之變而免于介狄之禍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推王之致亂下深病其不能救亂也。總是窮究其亂本而歸咎于王之意。何以刺言何為以災變責王何而不富言何為不以大業富王也。設為詰問令王自思不必指出其故。注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此詩人不言之意而朱子發之說者須得其不言之意。方妙。舍爾二句不可以下四句對看。是將大羊之變未發而曰舍爾介狄者。蓋婦既得以借夫則葬必得以亂華以陰召陰則介狄之禍有不免矣。維予胥忌謂忌正言蓋怪之也不吊不祥四句。玩註則另轉一意以答其不能救亂也。以刺不富即不也。舍介狄忌正言謂不吊也。但荒于內故威儀不類人之云亡根維予

來正指善人為婦寺構成罪咎而棄其土田人民以亡于罪咎之中也。邦國句單承人亡來賢人亡則國必危如人元氣亡則身必喪國之殄瘁必矣。殄如脉絕痺如疾危此正天譴神怒意。慶源輔氏曰葬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多致葬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此其所以淪胥于滅亡也。他日幽王果召犬戎之禍斯言驗矣。不吊句宜提起開看。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註內二又字自明何確齋似把謹儀用賢即是吊不祥處却與註不甚合。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罔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合參夫王之不能救亂如此君子寧能愬然于懷乎。彼天之降禍殆無寧日不可為不多矣。所望者猶賴吾國之有人或可以回天之意也。今善人之云

亡則禍亂將不可救矣。以文武成康之周。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憂哉。天之降亂。已為窮促。不可為不近矣。所望者。猶冀吾國之有人。或可以弭天之變也。今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支矣。以文武成康之周。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悲哉。

析講此章言天變之甚。而深憂救亂之無人。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儆王也。降罔。即上章之不祥也。亦指降亂而言。優者紛至。存臻之意。幾者。幾彰禍迫之意。于此而有善人以輔之。則猶可以回天意。今言人之云亡。則禍亂終不可救。而邦國之殄瘁。必矣。此君子所以憂之不已也。○詩說降罔。謂降此刑罪。以為網罟之害。罔首章罪罔。罔者。故下遂接以人之云亡。謂善人罹罪。罔而亡之也。

感音必沸音弗檻音胡泉音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感沸泉涌。貌檻泉。泉止中者。藐藐高遠。貌鞏也。言泉水澆湧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合參夫天之降禍。固為可悲矣。獨不可以轉禍而為福乎。彼泉水澆湧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非直今日然也。殆自禍亂之始。伏已先憂之矣。然而禍亂之來。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然豈終無可救哉。誠以藐藐昊天。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夫苟有以感之。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意。今者苟能改過自新。修德以任賢。去讒而遠色。無忝于皇祖之攸行焉。則人事之修。可以圖回乎天變。豈但爾之身。可延不絕之緒哉。雖子孫亦蒙其福矣。不然。邦國殄瘁。吾不知其所終也。已吁。觀是詩而

君子忠君愛國之心敬天恤民之意俱見之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在已憂世之深下言世變有可回之道以泉之發必有其源憂之生必有目始故以深與久為興凡事物各有所從來也寧自今矣謂自婦人入宮之時而已憂其有今日矣此語含蓄無盡不自二句依註帶下說自我先則亂已過而可以更為自我後則亂未至而可以預為不先不後所謂禍亂之極適當此時已無可為者然惟天能為于不可為之時故曰無不克蓋天道否泰相循降亂而使之危亦能挽亂而使之固也無奈皇祖便可挽了無奈何有深意遠色而好德無奈祖之刑于寡妻遠外而親賢無奈祖之不近刑餘將宮中無傾城之舌閭外無介狄之侮大厲之天轉為克寧之天以能保我子孫而士民尚亦有利矣爾後兼幽王之將來與其子孫說本見不能改過則天意終不可回而邢國卒將殄瘁意可見周家天下皇祖以哲訓之此時有窮究之淑女故城成乃今日有鳴鶴之哲婦則城

傾婦德之係天下如此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陳伯玉曰自古國家喪亡如出一轍其禍亂之萌多由于嬖妾奄豎更相煽惑如木之有蠹日積月累以瀕于傾覆夫然後小人滿朝大役煩興天譴神怒而我狄之禍乘之而作矣幽王以褒姒致犬戎之侵明皇以貴妃致祿山之變此其明驗也向使為人君者常謹天戒常法祖宗常親賢人遠婦寺則何敗亡之有

召旻章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全音

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未追思隆古而與其任賢總是刺王不用舊而用小人以致蹙國主意伏在篇末兩句前言兢兢業業正昭指可用之舊人說析言之首章極言禍亂之意二章言致亂由于小人三章答王用舍之謬四章傷世亂之極五章言小人妨賢而已深憂六章言王不

知禍原而巳深憂七章感今思古而嘆王不用舊也。上篇是刺王寵褒劫故未望其君以無養皇祖此詩是刺王任小人故未望其臣以有如召公若亂極思治之意也。

夏天疾威天篤降喪

去聲叶桑郎反

瘖顛

音顛

我饑饉

民卒流亡

我居圉

音語

卒荒

賦也篤厚瘡病卒盡也居中國也圉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

謹侵削之詩也

合參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謹侵削之詩也若謂人君操賞罰以進退天下用舍之間不可以不慎也予今深有可傷矣彼夏天本仁覆燭下者也今乃疾威暴虐重降喪亂之禍而病我以饑饉之災使斯民盡至于流亡內而國中外面疆川悉皆荒虛而無人也天之虐人何其慘哉析講此章言天之降災而致民之危困也依輔氏一願證下首句言夏天宜垂愍于下民亦若此其疾威乎降喪便是疾威饑饉即降喪之事流亡又

以信來流是遷徙即壯者散而之四方意亡是死亡即老幼皆亡也。荒即流亡之事居則中國被其害國則邊境懼其憂居卒荒故諸侯內出矣。固平荒則犬戎外侵矣日蹙之勢已見于此。慶原韓氏曰此與瞻卬首章同意皆言其喪亂也。

天

其

音

其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賊也。昏極昏亂極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也。回過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蝨賊昏極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玉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合泰然所以致此者亦以任用之非人焉耳彼天降罪咎之災重為斯民之害而使之流亡者豈天災為之甚蓋以蝨賊之人能內潰人之腹心昏極之人不肯供其職此二者寔潰亂邪僻之人所當深惡而痛絕者也而王乃信而任之使之治平我邦且不至于荒亂乎是以上于天怒而致此網罟

之亂也

析講此章言天之禍民本于小人見用小人為致亂之由也天降罪罟貫下說即指趙賊昏椽之人言凡此輩羅織善良使手足無措真罪罟也本由王用之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咎之詞蠱賊狀其害昏椽狀其人同適是狀其心術總是醜詆此一流人椽槁之有蠱賊其害在內國家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訌訌訓潰如癰之內壞也昏椽昏之所指固眾椽則專指閣宦言蓋椽刑也喪也奄寺咸被宮刑之人是椽喪其身體者漢史所謂刀鋸刑餘之人也小人在外閹寺在內乃相倚為奸者故併言之潰潰回逾總承上二句來斯人而使之靖發我邦我邦其可得而靖乎其可得而發乎看此句見亂非降自天之意○獻士按以椽為被宮因前章婦寺之云耳然自鄭孔而下諸家悉同朱呂獨否也且依鄭孔則昏亦作閹並屬閹宦與昏亂之訓為別疑椽毀其陰理非甚確語復永雅恐不如終以昏亂為喪四字渾渾還注

為佳矣○依輔註則內潰其心腹謂所托密勿之臣靡供其職業謂所托經營之臣也上篇之寺字偶連婦言當時固未有誤國大數為世指名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

皇皇訛訛音紫曾不知其玷音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畏孔貶

賦也皇皇頑慢之意訛訛務為毀謗也玷缺也填之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于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合參且此小人在位皇皇然肆其頑慢而不修訛訛然務為毀謗以相傾此則素履玷缺本不可用也王曾不知玷缺而反用之至於兢兢業業甚久不寧而無一時之豫忘者宜乎久于其位也乃更見貶黜而不得以居其位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其顛倒錯亂至于如此國欲無亂得乎

析講此章言亂臣不知而賢臣不用亦推言致亂之由也皇皇訓頑慢朱公

遷謂頑不知道慢不供職言其行之不修也此卽是玷處而王乃使之靖彝
我邦曾不知其玷也有得于其迹之可玩習于其言之順旨意兢兢自其修
職上見我指兢兢業人言非詩人自我也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所謂舊也王乃
不相其舊而我位孔貶矣小人親則君子疎勢不兩容也○皇訛之人竊據
君權謾不以國家爲事者與兢兢業業絕不同道而王不知而用之故曰顛
倒錯亂之甚如此也○慶源輔氏曰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
以必用之者蓋寔不知其惡耳然亦皇皇訛訛者善子毀人以自蓋故也立
亂人之朝而獨戒謹恐懼其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爲人所擠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直音直我相音去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直水中浮草棲于木上音枯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合參用人失常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國脉且蹙
無有生意如彼歲旱之時草皆枯槁不能遂茂如彼棲直之水而不濡其澤

焉助民之無生意如此則國勢可知矣我相此邦必至于潰亂而不可救也
此其任用小人所致哉
析講此章極言國之憔悴而決其危亂也蓋小人之禍及于國者如此如彼
三句方山泛就國說敵弦等多從之南台云歲旱三句形容民之憔悴如彼
歲旱草不潰茂言虐政所及斯民之生意已泯也如彼棲直言惠澤不加斯
民之枯槁已甚也此皆任用小人所致也兩如彼對看是將二事形容國
家之憔悴先提起立意方是賦體不遂茂以陸草言棲直以水草言蓋爲蟲
賊昏極傷其根本殘其枝葉故蕭索如此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
生意盡矣歲旱三句正此意民爲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春秋傳曰
國亂曰潰邑亂曰叛凡水之潰者其勢暴橫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爲潰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裨音胡不自替音况斯引
賦也時是政病也疏漚也裨則精矣替廢也况况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

詩經卷之六 大雅 卷之六 大雅

嘗若是之疾也。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糲。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于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合參夫國至于潰亂如此。則我之感嘆其能以自已乎。思昔先王之世。天下殷富。民皆享樂利之休。未有如今世之疾者也。而今世之疾。雖不可與先王之世例論。然猶得以苟且圖存。又豈有如茲之甚者乎。凡此皆小人為之也。彼小人之與君子。邪正異趨。如疏之與糲。其分審矣。曷不自替引身而退。以避君子。使君子得以有為。而斯民獲昔日之盛乎。惟其知進而不知退。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怳引長。憂之深而不能自已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當時之益病下欲小人之避君子也。以昔殷富對今饑饉。言以今饑饉對今死亡言。所以致此者。由小人之用事耳。米之粗者為疏。以此小人之道潰亂邪僻也。米之精者為糲。以此君子之道純粹精寔也。胡

不自替。是因其恃寵而惡之之詞。王固不知其玷矣。此時欲望王罷斥之。不能。君子我位孔貶矣。此時欲望君子斥逐之。亦不能。只得引自引避之。情委曲望之。小人真是一片痴心。一片苦心也。愴怳憂亂而無情緒之意。註中此故字指小人不避君子言。疏義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如此。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姑弘反

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于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合參夫以小人之不替。而致君子甚病。則禍亂之起。有自來矣。而今之說者。乃曰池之竭矣。不由自外之不入。泉之竭矣。不由自中之不出。是蓋以禍亂

為適然之數而不以小人為致禍之原此小人無所畏忌得以滋其固極之
好而肆其廣博之害矣我也感念之間專為此故此心至於愴怛日益弘大
而憂之曰今世之亂如此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蓋未有天下皆亂而吾身
獨存者雖欲免于憂不可得矣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人不窮乎亂本下深憂其害之及已也首四句是賦體
須先提正意在上方不似比須云用小人者禍亂之本而不云然猶池之竭
由外之不入今不云外之不入而徒咎其池之不足泉之竭由內之不出今
不云內之不出而徒咎其泉之不盈是不窮乎亂本也上不替是小人不自
替此不云是王不云小人悞國其罪可正其惡可鋤惟不以為階亂此中便
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溥斯害矣憂之弘由害之溥來不裁我躬蓋不云自
小人則必歸罪君子我位孔貶猶其輕耳正嘆其害之溥意○或云比也諸
本作賦也誤○大全或問此章疑是比體朱子曰作比為是○朱子曰看詩

不須着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味自好因舉池之竭泉之竭以喻人之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斯時哀哉維
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已反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感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
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古文
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
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大戎內侵諸侯
外畔也又嘆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
不用矣

合參夫感今日之事固可傷矣而追思古昔之盛其用人為何如耶昔我先
王文武受命之時有如召公者數政南國而致江漢之從化虞芮質成而來
天下之歸心其日辟國百里蓋如此今之所用者皆蠱賊昏楛之人是以犬

戎內侵諸侯外畔日蹙國百里也。於乎哀哉。今世雖亂。豈不尚有舊德之臣。而可用乎。有之。而不用。此亂亡之所以不可救。而先王之盛。自今不可復見矣。吁。于憂。憫之中。寓興望之意。可謂有忠愛之情。願治之心者矣。幽王終不知改。則周安得而不東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即古之盛。以傷今之衰。下啓王以用舊也。此正言王任用小人。以致侵削之事。先王註以為文武。其言召公關國之事。但舉其所以事文王者。蓋文王受命。固本乎是。至于武王。亦承受乎是而已。非復有所謂受也。辟國主化。言化自北而南。則江漢首被。而服從之國益衆。化自近而遠。則冀芮。啓成。而來歸之國愈多。所謂日辟國百里也。于驪山見四彘之侵。于緡葛見諸侯之叛。此所謂蹙國也。諸家多云。辟國。直就開拓說。不以化言。故前輩文云。先文王以一封之士。崛起為方伯。而汝墳。江漢。相率稱藩者四十餘國。先武王以西域之侯。崛起為天子。而東西南北。至于畢附者八百諸侯。是

豈偶然哉。蓋其朝無讒賊昏杯之人。則百姓胥安。而豈無亂亡之禍。封疆自拓。理有固然者矣。此說亦可從。說個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可也。未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未句較淡矣。今昔之治亂。皆用人之得失。使然。故下又嘆之以啓其用。當時禍亂雖極。然去宣王之中興。不遠。其老成耆舊。尚有存者。故詩人只說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自冷。然言外。而不了。含蓄意味無窮。此二句。傷其有賢不用。而用小人。遂使侵削至此極耳。不亦可哀也哉。○定宇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爾祖。此詩期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如大易之不遠復。孔子之勿懼。改秦穆之自誓。漢武之輪臺。何至百里之日蹙。而召犬戎。驪山之禍耶。○召曼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因其首章稱曼。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曼。以別小曼也。○止齋附氏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

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係以邠雅之終，係以召曼。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周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亦即如下泉之終變風歟。潘筮江曰：瞻卬言內惑于寵妾，召曼言外干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詩得然。故曰：后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群如呂言，則善類暗啞。邦國殄瘁，恒必由之。若二詩非萬古永鑒哉。止齋陳氏曰：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有志故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無志，故也。此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寬政庚申

